

宋

會

要

宋會要緣廟裁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五日太常禮院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室皆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即今太廟四室每室三間將來太祖皇帝并祔共成五室欲請依長安太廟之制東西夾室外分為五室每室二間如九所奏望下宗正寺修奉詔恭依典禮四月一日山陵遣儀使言太祖皇帝尊號實冊請如周顯德故事前祔廟一日內降排列于儀仗內于本室安置詔恭依至道三年五月十二日真宗即位未改元太常禮院言准詔詳定宗正寺狀准初添置殿室今大殿十二間初修四室時每室三間太平興國初祔太祖神主分為五室室皆二間餘東西二間元夾室分藏冊寶法物今增太宗一室則冊寶法物益多欲東神門外隙地別置庫收貯本院按唐郊祀錄廟各一室三間華師建以享恩九廟皆同殿異室其制二十間無別室庫屋明又今欲東西各增修一間以藏寶冊從之九月十六日詔應祠祭除行事官并合祇應人外餘皆不得輒入廟社御史臺按察以聞真宗咸平元年五月五日乙酉即中楊延慶請以內臣充宮闈令限年與代令令居廟中與知廟官員同掌廟事從之宮闈令但掌遷皇后神主豈宜報于

本廟居止專掌廟事乎延慶不知典故時論非之 四年十二月四日詔
太廟屋宇牆壁有損墊處委宗正寺即時修葺常令嚴潔 景德二年七
月十九日詔太廟后廟四面委開封府常切提點巡檢逐日併除務令潔
淨仍令宗正寺官提總之其兩廟齋宮合修葺處令三司條奏遣內侍監
修務令嚴潔牢固判寺官冉切提舉十一月五日詔宗廟神食祀料委光
祿寺精細揀擇宮闈令點檢修造及于御厨選差入匠六日詔太廟后廟
守衛皇城使司親事官今後並令歲替各給時服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叅知政事馮拯言孟秋擇事存饗太廟有司供帳未盡恭潔守奉人宿于
殿上頗致喧漬詔別製廟庭帶幕什物付宗正寺置庫掌之其守宿人不
得陞殿十二月詔太廟皇后廟宮闈令自今並令上宿廟內 四年正月
八日詔大祠祭太廟各用室長齋即十二人捧俎自今仰宗正寺依次預
先告示如有故則差以次者其已定名後或有故即報寺改差七月十三
日龍圖閣待制陳彭年上言按漢書高平侯魏相淵坐飲酎宗廟騎至司
馬門不恭削爵一級此則騎不可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今太廟列有偏
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殿庭尚遠所有后廟唯一門每遇禘祫神主
自此出入又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不以官品高下乘馬而

入頗屬不恭况廟朝之間本資嚴肅門闕之禁當有等威欲望太廟后廟
除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東門其餘行事官並不得乘馬入詔從其請
仍令遇況兩祀官許乘馬入東門導從人止門外十一月二十七日賜太
廟后廟守衛人承天節衣服歲以為例十二月二十二日判太常礼院孫
奭言伏見太廟荐享所司惟用一散樽俸抱往來周而復始既飲福又酌
獻神俾與蓮豆簋簋並不加蓋幕復闕三饌臣按開寶通礼設樽羹位于
廟堂上前楹間各于室戶外北向秋冬每室皆奠一黃羹一著樽二壺樽
二山壺二盃加勺簋簋以繭今則有樽無壺又闕繭簋凡蓮豆當先徹蓋
幕而後升簋簋則既陳之後却其蓋于下饌瓦豆也以盛大羹酒謂肉汁
也至恭不饗味而貴多品也今有司不詳乃謂毛血之豆為饌其失一也
夫肝腎之豆當置于室戶外毛血之豆當置于神座前今毛血亦置戶外
其失二也又七祀之神冬當祀行設莞席今復不設其失三也蓋由所司
情竊厭于齋持積習既常使為著例望下光祿寺少府監自今享廟每室
量設樽羹各一加繭幕增三饌及徙置毛血並於神座之前蓮豆簋簋悉
加蓋幕及設七祀莞席從之後有司以瓦甒易壞請代以豆 大中祥符
二年九月十六日供備庫司使謝德權言准詔決金木河為渠環太廟后

廟工畢命宗正奏告渠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繞太廟后廟皆覽覽為之車馬渡即累石為梁間作方井許民汲用復東引由城水竇入濠後又命臨水偏種植榆柳六年十月八日詔凡祠祭合用香幣者委大府寺于內侍省請香付之太廟后廟即宮闈令焚燒十一月詔太廟皇帝親饗于裸瓚前先上香其按殿于牙盤之前恭謝天地壇亦奉玉幣前先上香其紫炉合等並自內降付差內侍管勾其太廟每以臣僚行礼亦設香炉于牙盤之南七年二月詔太廟宮闈令丞前以其務閑多遣老疾之人領職目今委內侍省擇幹事者任之歲滿無遺闕當與甄獎之八年四月禮儀院上言宮闈令職預祀事非同攝事之官請自今有父母喪給假三日期周喪二日餘並一日遇祠祭行事則遣人權代從之十一月十四日兵部侍郎兼宗正卿趙安仁上言準詔看詳朔望日所上食味以聞者今恭詳宗廟五享加之常食及朔望荐饌蓋所以表聖人時思之孝向來雖極精潔猶慮未合宸旨欲望自今令御厨用親享廟日所上牙盤食例制饌并詔有司據臣等新定四時品味委遞處長官看視供給仍令御厨選上局食手十人赴廟造饌從之九年七月詔太廟牙盤神帳器用物并寶冊法物各為一帳供申八月尚書右丞兼宗正卿

趙安仁言太廟后廟殿室內神帳紫衣茵幕等物本供神御自宋每至大
禮前牒三司修飾其故舊者于庫務納換例將變轉使用伏慮未稱嚴恭
之意請自今應係廟室法物用物帛製造者並乞三年一飾九年一換其
餘金銅鍮石器用等有破損者修換無破損者只令加飾所有兩廟戟衣
准令五年一換今亦乞三年一加飾六年一換仍每至大禮前寺司先具
聞奏入內侍省差使臣赴廟與在寺官屬及宮闈令同共省視從之
天禧二年六月十四日入內西頭供奉官趙用和言每太廟祠享行事官
並前一日入廟致齋今後朔望祭請令宮闈令亦前一日致齋從之十五
日詔太廟每室各置器具一副准備祠饗不得更供別處使用 乾興元
年七月十四日 仁宗即位未改元 宗正寺言奉教降奉真宗殿伏緣舊殿
六室寶冊法物甚多自宋皆于夾室內地棚床架閣已滿切慮將來真宗
神主升柩之後法物愈多安置不盡欲乞于夾室內各置板棚明梯從之
九月十六日禮儀院言准詔恭議真宗為皇太子所授玉冊宜于何處奉
安檢會太祖太宗尊號玉冊升柩之時並安本室其上件冊及真宗在位
尊號寶冊並請于太廟本室奉安從之 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七日太
常禮院言郊廟及諸壇祠祭准禮例雨雪沾服失容即于齋宮望祭所有

五郊齋宮已造望祭殿外有太廟后廟自未如遇雨雪沾服即于齋宮門
道序班赴東神門上立班行礼恭詳行事公卿于齋宮序班至神門上立
班行礼升降之際未免衝冒雨雪沾服失容欲望自今饗廟令宗正寺預
先指揮儀鸞司准備油幕如值雨雪即各于東神門外闕庭前設油幕次
及于神門裏楹牆直北設油幕行廊至殿東側陞仍備散褥臨時鋪荐升
降踏道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三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忠宗正丞趙良
規言太廟遇逐室奏告宮闈令只于殿上遵納神主訖方許諸司收徹祭
器奉慈廟乞開金水河通派從之 三年十月十一日崇文院檢討王宗
道言太廟后廟奉慈廟除宮闈令外乞逐室各置內臣一員管勾本室事
詔今後每遇祠祭太常礼院移報入內內侍省逐室差內臣一員押宮闈
令應奉行事二十一日詔少府監祭器庫給服二副與宗正寺收掌充本
寺官祭享所服 慶曆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常礼院言天子宗廟皆
有常制今太廟之南門立戟即廟正門也又有外牆置櫺星門即漢時所
謂墻垣乃廟之外門也昨所建面西牆門元在通衢以止車馬之過廟者
其臣僚下馬宜勿禁從之初知宗正丞趙恭和言今廟墻短而去民居近
非所以嚴宗廟請別為複墻以覺累之政又設面西之門然而非制也

皇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司都營勅司李徽之言：國家以大德王天下，火生于寅，王于午，今太廟西向，開門宜毀去，以避申酉之位。帝曰：「廟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覡事，緣宗廟亦當下太常，宗正寺詳定以聞。」太常宗正寺言：「今太廟設西偏門，所以遠止車馬而南向，自有正門，蔽之所請事涉不經，不足采用。」從之。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宗正言：太宗真宗廟室墻壞，詔知制誥劉敞相視擇日完葺之。
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修奉太廟，使蔡襄以大廟八室圖奏，仰請廣廟室。
初，開拱之初，廟室前猛狹隘，每神祫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瑱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作築土階，張燈，帝乃可行。礼至是，宗正丞趙觀請因修廟室，增廣楹陛，如親祫時，詔從其請。凡增廣二丈七尺，十月三日，翰林學士范鎮事伏見：帝后尊號冊寶，皇太子冊與謚冊寶同置廟室，本室狹小，積累重疊，而沿寶法物，動以萬數，萬一致盜，則為不恭。請以加謚冊寶隨室安置，其尊號冊寶，皇太子冊及初謚冊寶，就近擇地別置殿，以藏沿寶法物，無用者皆斥以付三司。詔禮院詳定。礼院請度太廟神門外建殿，藏冊寶餘依鎮所請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二月十一日，翰林學士范鎮等言：「準中書送下文館檢討呂夏卿等奏，伏見宗廟之於有司，辨事公卿祠官先之以

誓戒後之以齋宿其嚴奉之禮不為不至然于酌奠之際廟室之外舊有親事官侍立各直其室事畢則掃除局閉狀緣使令之人無暇盥潔而往來祖宗神主之前甚為輕褻論其嚴奉之意本末似不相稱歟自今宗廟祠祭令太常寺先差室長或齋郎八人亦受誓戒齋宿各掌一室內外之事及贊太祝宮闈令安奉神主每神主未出之前已入之後令親事官依舊掃除啟閉如此則宗廟極于嚴奉設官不為虛名臣等恭詳每歲時事宗廟乞令宗正寺差太廟室長或齋郎八人同宮闈令設祭器荐羞燈安奉神主仍令前七日受誓戒前三日致齋又緣在京齋郎室長金少或遇闕人令本廟排班齋郎室長或闕人即令宗正寺預牒派內銓權差選人其致齋日依祠官例給飲食從之神宗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四日詔以奉慈廟章惠皇太后神主既遷于園陵以其故廟奉安太廟帝后冊寶元豐元年九月十四日詳定郊廟札文所言景靈宮太廟御蠶洗不當東留今省詳儀注景靈宮太廟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東又設御蠶洗于版位之西按札記曰洗當東榮又曰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釋者以為設于庭當東榮產翼也殿屋則云東窗伏請設洗于阼階下當殿之東窗從之十七日又言周禮宗廟尊彝之數各隨其時而設如春祠夏

禘則以雞彝盛明水鳥彝盛爵毫犧尊盛饔齊象尊盛沈齊秋嘗冬烝則以羊彝盛明水黃彝盛爵毫著尊盛醴齊壺尊盛盞齊司尊彝曰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其廟踐用兩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壺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其廟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壺此則經有成文故崔寔思之徒得以推類而為說云時祭用十二尊也彝二尊四壺六春官不著禘祫之名而崔氏以為祫所用之彝如嘗烝以著尊盛泛齊醴齊以壺尊盛盞齊饔齊沈齊凡十八尊羊彝一黃彝一著尊四壺尊六六禘所用之彝如祠禘以犧尊盛醴齊盞齊以象尊盛饔齊沈齊凡十六尊雞彝一鳥彝一象尊四壺尊四壺六必如崔氏之說則是虎彝雖彝大尊山尊在六享為無用矣按鄭衆之義則以追享朝享為禘祫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雖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壺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蓋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日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則禘祫當用虎彝雖彝大尊山尊矣其爵毫之彝與五齊之尊各以明水配之三酒則六享俱用以壺配以元酒今朝享太廟儀注則六彝六尊俱設按舊儀每室設羊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則與周冬烝之礼同也其用象尊

二則非也乃春夏所用者也今儀注及式文誤用犧尊二乃四方山川所用者尤非也欲乞于式文及儀注改正不用犧尊春祠夏禴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壺六秋嘗冬蒸用斚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壺尊一壺六大祿從鄭眾說用虎彝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壺六為十八尊神享如祫但減山尊二為十六尊以本周禮 又言周禮司烜氏掌以陽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鄭氏謂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古者祭之且陳饌于堂東照以明燭入以明水滌滌齊盛及帛汎五齊且以為配尊設于爵鬯五齊之上今儀注具存廢而不講恐非致潔于神明之意其取水于日故有成法欲令有司每有祠事取以照饌及供神厨之用取水之鑒及方諸乞從本所訪求所出州軍移文取試以供祀事並從之南郊舊式并儀注櫛櫛皆無大尊至是皆正之十一月二日又言看詳古者享宗廟堂上燭蕭記曰建設朝事燭燎壇鄭氏以蕭光以報氣也又曰取腍臂燭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羶鄭氏此求諸陽之義也今太廟儀注饋食諸太祀取蕭為稷黍于胎燎于彔炭皆于室戶外之左而有同行之乃燭茅香伏請依儀注燭蕭從之又言存享景靈宮設小次于天與殿下櫛位之東西向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東西向朝享太廟設

小次于殿下祔位之東西向設皇帝版位于廟東階之東南西向按周禮
宗廟無設小次之文蓋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故禮記曲禮曰踐阼臨祭
祀明堂位曰君卷冕立于阼然則阼者主階惟人君得涖主階行事示體
體祖考親親之義且以尊別于臣庶也今朝享太廟設小次于殿下祔位
之東西向設皇帝版位于廟東階之東南西向乃自是古者大夫士臨祭
之位殊失礼意伏請自今太廟行礼並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西向更
不設殿下版及小次從之 三年二月十六日又言謹按儀禮特牲禮版
明夕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運釶在東房南上几帶兩敦在西
堂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運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後世有升階視滌
濯之礼倣于此也少牢礼雍人溉鼎止俎于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溉
甌餼已與敦干康爨康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溉豆運勺爵觚解凡洗篚于
東堂下勺爵觚解實于篚後世有詣爨視滌濯之礼倣于此也夫尊彝豆
運在堂上洗篚勺爵在堂下鼎俎甌餼上敦在爨皆貴潔以事神而有司
所堂搨親者也今親享太廟每室前惟設一運豆而已南郊則于神位前
亦先設一運豆引視滌濯並不陳爨洗篚簋豆登釶及巾蓋之屬而視
則徒為文具而無潔清之實伏請親祠太廟依儀注于祭前一日祇滌濯

凡祭器及烹飪之具皆滌溉有司就眠從之六月二十八日人言有詳古
禮無迎神送神其于祭初祭末皆不拜謹按少牢饋食礼主人朝服即位
于阼階東西面鄭氏曰為將祭也即不言拜及祝告利成主人出立于阼
階上西面亦不言拜雖尸為神象其如祝迎之而入也主人皆及賓皆辟
位而已出亦如之惟賓客之事則有拜辱拜送蓋賓主相敬可與為礼也
特牲饋食礼祝迎尸于門外鄭氏以為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
礼玉藻曰士于大夫不敢拜迎釋者亦曰礼不敵近代事神拜而迎送是
禮祭祀與接賓一也殊非礼意今儀注皇帝致版位西向立兩拜樂舞九
成訖又再拜及送神樂一成止皇帝再拜伏請不行應在外官准此從之
七月二十八日又言謹按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祐夫婦一体
故同几共牢一尸俎豆不兩陳一室之中有右主左主之別右主謂父也
左主謂母也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遯廟之主藏于太祖太室北
壁之中其塏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
室求之礼意有所未合伏請新廟既成正廟之主自如舊儀遯廟主之藏
于始祖廟太室北壁之中其遯廟與正廟帝后之主各共一室去地六尺
一寸從之候廟制定日施行 又言按宗正寺言太廟每室牙床上各有

蒲合并紫綾席褥曲几几如過祭于牙床上鋪設祭物栴裕則絛室合
用物並前一曰移出殿上謹按周禮太宰事先王質玉几鄭氏注曰玉几
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司几筵王位設莞筵紛純加黼席黼純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則祀先王皆當如上所陳蓋筵則單
設黼席次席皆重設之故禮記曰天子之席五重而詩曰肆筵設席毛萇
謂設席重設是也然則先儒以為袷祭席五重時祭三重誤矣至于几則
鬼神所依祭者以其祀配亦不特几故禮記曰黼筵設同几几裸于室饋
食于堂輝于枋每事易几所謂吉事變几鄭氏曰神事文示新之也今太
廟几是皆不應祀若以神帳中所設曲几直几而施于祭祀即是因仍寢
中之物非變几之義若以蒲合席褥為筵又非筵制是二者舛誤尤甚不
可不正伏請改用莞筵紛純加黼席黼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凡祭祀
皆黼次各加一重并莞筵一重為王重莞為物清堅爾雅釋草云莞符籙
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又云草風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
以莞而織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周禮曰黼席孔安國王肅皆以黼為
莞也紛如綬有文而狹漢世謂之薄帳帳以為席緣孔穎達曰紛則組之
小別故鄭注周書亦以紛為組黼為物柔瑤則蒲弱也削而展之編以五

朱漢世謂之合歡周書曰底席孔安國以底蓐為蓐草孔穎達曰蒲蓐之
席也孔注謂蒲席為蓐草王肅云青蒲席以繒畫五色雲氣為緣孔穎達
曰以五彩畫帛為席次席桃枝竹為席有次列成文周書曰篋席孔傳亦
言是桃枝竹孔穎達謂篋席與次席一也鄭氏注書云篋折竹之次有者
其緣以絳帛為質上繡金斧文曰而釜黑凡敷席之法初下一重謂之
筵重在上者謂之席席有首尾故公食大夫禮蒲筵萑席皆卷自末鄭氏
曰末經所終有以識之賈公彦云席無異物為記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為
記識耳記曰登席不由前為躡席按鄉飲酒孔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
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
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
由上若由前升是躡席也考工記說周人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然則室中神位在東則席當南北陳之以南為上以北為下故尸來升席
自北方也堂上神位在戶外之西則席當東西陳之以東為上以西為下
故尸來升席自西方也筵與席之制皆長九尺廣三尺三寸三分几之制
阮氏圖以為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兩端赤中央黑漆馬融以為長三
尺按席廣三尺有餘則几之長當如席廣馬融說長三尺是也三几面當

一筵之長以五米玉飾之則謂之華玉几以雕玉飾之則謂之雕玉几俟
廟制成日望下有司依此改製從之 又言周人尚臭灌用鬯與爵合鬯
臭陰達於淵泉形魄歸于地故曰加以爵鬯以報魄也周禮甸師祭祀共
蕭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是灌鬯當于地縮酒當
于茅今祠太廟灌鬯于茅祭酒于銀鈔鑪內則不應礼伏請灌鬯於地以
盡求陰報魄之義東茅立之祭則沃酒其上以象神之飲從人九月太常
礼院言將來大享明堂內太廟差宗室安奉八室神主前此未嘗習儀還
納之際或致闕誤 錄蘇軾乞候宗室赴太廟受誓戒日許開逐室令觀
省石室神座詔令太常礼院詳悉說諭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言太廟神主
神置加綿壇于四周用青白羅為裏三年一易詔恭依 四年六月十三
日詳定郊廟奉祀礼文所言伏請凡宗廟祀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冊藏
諸有司之匱除用牲牢祭饌即合出后主其餘更不出從之十月十四日
又言謹按荀子禮論曰享尚元尊而用醴酒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
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故古者祭祀併荐上古及當世之食所
以貴本而親用礼運曰元酒以祭荐其毛血腥其俎熟其飯鄭氏謂此荐
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後退而合享休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鉶

美鄭氏謂此存今世之食也自西漢以來園綬上食至唐天寶五年始詔
享太廟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盤因與三代運豆簋並存雖亦貴本親用
之意然而韋彤裴堪等議以為宴私之饌可存寢宮而不可瀆于太廟臣
等考之享太廟宜自用古制其牙盤上食請罷從之同日又言本朝太廟
諸室帝后一体故礼有同凡之文祭則同牢同饌同祝以明天地所合之
義古者惟未吉則不配衰未忘也未聞奏告及祈報而不配今惟出帝主
而不出后主殆與同凡之意異矣伏請奏告祈禱報謝諸室並出帝后主
詔恭依十六日又言聖王之事宗廟礼如事生故饌則存四時之和氣與
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共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
之所有以明達物無不至良天地人民皆祖宗所降之嘉生故和氣之所
生成者以其治功之所致歸美于祖宗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皆不本先
王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于太廟
良為闕畧欲乞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獻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金次
之玉帛又次之餘為後從之大言古者宗廟吉祭必以其妃配不特拜蓋
以夫婦一体是則同凡祝則同辭食則共牢祭則共尸祖豆事皆不兩陳
則特拜于礼為失漢初祭廟后與帝同坐凡牲左体謂之左宗貢尚以為

非礼奏除之開元礼及本朝儀注祀儀本廟几筵俎豆不兩陳而皆特拜
殆非礼意所有祀儀傳祖翼祖宣祖太祖室奠副爵一太宗一真宗室奠
副爵三仁宗室奠副爵一自今乞不時拜從之同日又言周礼小宰之職
凡祭祀贊玉裸將之事小宗伯之職凡祭祀以時將瓚裸蓋孝子之求神
有于陰而求之者以形魄歸于地故于陰而求之凡裸是也礼記曰周人
尚臭先求諸陰蓋先裸而後作樂求諸形魄之謂也本朝宗廟之禮多從
周謂宜先裸而後作樂從之又言周礼大宗伯之職凡享大鬼沚玉鬯說
曰宗廟之裸求神于陰宗伯掌礼之官能事神者故于裸則瓚鬯以芬芳
之氣達于淵泉庶幾享之助孝子極思求神之意國朝親祠太廟門下侍
郎取瓚于籩進皇帝侍中酌鬯進瓚皇帝裸地置瓚皆未合礼伏請命礼
部尚書一員奉瓚臨鬯礼部侍郎奉盤以次進皇帝酌鬯裸地訖侍郎受
瓚并盤退從之又言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半祭月半祭者非吉
礼也記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礼所謂月祭也至于儀禮月半奠大
夫以上有之此所謂非吉礼也自秦漢以來始建陵寢而朔望上食已非
古礼唐天寶末因而舉行于太廟非礼甚矣本朝緣唐故事未暇釐正伏

請翼祖宣祖時事正于秋嘗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事外仍行
朔祭廟各一獻牲用特牛若本親祠則以太常卿攝事牲用羊其月半上
食及宗正丞行事伏請罷之詔八廟並月祭用牲餘並依四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詳定郊廟奉祀礼文所言南郊前一日朝享大廟及四孟臘享
皆設神位于室之內南面以簋十有二陳于左豆十有二陳于右牙盤陳
于前鉶三在牙盤之南甌三其一在鉶南其一在簋左其一在戶外之左
俎三其二在簋南其一在豆南簋蓋四在三俎之間羹樽及醴則陳于廟
堂上前楹間各于室戶外之左北向西上覲其左右前後之序皆從世率
意為之者臣等考先王之礼其祭祀之器陳設之次莫不有法以特牲少
牢礼驗之則神席在室內之東與東面豆設于神坐之前南上俎設于
豆東二以成南上不綽敦誤于俎南西上錯鉶設于豆南陳祝洗酌奠于
鉶南佐食啟會邵于敦南設大羹清于醴北羞所俎于腊北設羞豆于存
豆之北設粢栗蓬于敦南粢在西設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案牲特士礼也
少牢大夫礼也不裸不荐血腥但饋熟而已天子祭礼既缺今僅有存者
其陳設之位可以類推也裸將于室朝饌于堂饋熟于室中之事則于與
設莞筵紛純加鏤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當前筵設饋食之豆八

加豆八以南為上一道一醢次序相間在陳而下始曰葵菹葵菹北羸醢
羸醢北脾析脾析北蠃醢蠃醢東蜃醢蜃醢南蚘醢蚘醢南豚拍一拍南
魚醢魚醢東芹菹芹菹北兔醢兔醢北深蒲深蒲北醢醢醢醢東落菹落
菹南鴈醢鴈醢南筍菹筍菹南魚醢北聘礼所謂屈也賈公彥曰屈者句
而屈陳之紳者直陳之不為句陳然二者終亦相類故鄭云紳猶屈也記
曰常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又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昆蟲之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小而致羸蚘達而致兔鴈以葵芹之屬極水
草之品所謂外則盡物也然有一物而兩荐之者如醢可以為味之盛亦
可以為味之美故室中堂上皆以為寶魚可以為美亦可以為備故饋食
加豆皆以為寶也銅三設于豆南陳牛銅居北羊在牛南豕在羊南羞豆
二曰配食糝食設荐豆之北太羹清醢以登設于羞豆之北俎九設于豆
東以南為上曰牛俎次北羊俎次北豕俎牛俎東魚俎次北腊俎次北腸
胃俎魚俎東鮮魚俎次北鮮腊俎次北膚俎陪設三重重別自南而起不
紳俎尊故也陳鼎之次則以膚在鮮魚之前若陳俎則膚在鮮腊之後故
公食大夫礼也曰膚以為特鄭云特膚者出下牲賤也九俎三三為列無
特賈公彥曰九俎為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為下是也所俎一當腊北

縱設之凡特組縱設者饌要方也牲首組在北壩下記曰升首于室說者謂當戶北壩是也盥盥設于相南西上鄭云盥實尊黍也牛組南黍盥其東稷稷簋南黍盥其西稷四盥之事設四盥始曰梁梁南稻稻東梁梁北稻黍稷正也故在前梁稻加也故在後黍稷稻梁處于相對所謂錯也鄭云凡饌屈錯要相變也運有十八設于盥盥之南北上紼鄭云尚冬冬美又曰江沔之間謂繫收繩索為紼稷盥之南冬冬南溫冬溫冬之東東東北桃桃東乾桃乾桃南乾籐乾籐東溫梅溫梅北籐食之運八溫冬之南菱菱南茨茨東栗北脯脯東菱菱南茨茨東栗北脯此加運八栗可以告虔亦可以為美故饋食加運皆以為實也其陳之各以次直築而下如繩之紼故曰紼糗餌粉餐設于存運之南北差運二戶外之東設尊羹西上南次以春祀夏禴為言則雞羹或明水在西鳥羹或鬱鬯在東鳥羹之南一犧尊或醴齊醴齊之西一犧尊或明水醴齊之南一象尊或沈齊沈齊之西一象尊或明水秋嘗冬烝則犂羹或明水黃羹或鬱鬯著尊或醴齊壺尊或盥齊祔祭所用之羹如祠禴以犧尊或醴齊盥齊以象尊或醴齊沈齊祔祭所用之羹如嘗烝以著尊或泛齊醴齊以象尊或盥齊醴齊沈齊此崔恩靈之說也若鄭司農則以連享朝享為祔祭用

虎雉而尊用大山作階之東設六蠶其三在西以盛元酒其三在東以盛
三酒皆不屈不錯也者齊酒不以雜錯為味故也陳祭器之位蓋如此古
者豆設于神席之前今則設之于其右古者俎設于豆東今則有在豆前
南有在運南者古者運設于敦南今則在神座之右與豆夾陳古者敦設
于俎南今則簋簠在二俎之間古者銅設于豆南今則三銅列之如鼎足
在牙盤南以運豆夾之古者大羹饗及庶羞饗皆在荐豆之北今則一在
銅南一在運左一在戶外之左右者尊彝在戶東以西為上兩兩陳之自
北而南今則在堂上前楹間陳之自西而東古者蠶在堂下所酢諸臣不
敢與神靈共尊今則列于彝尊之後此時訛舛在所當正至于堂上朝踐
之節則尸席在戶西南面主席在尸右東面其荐陳之序則古天子諸侯
礼既不得而見又特牲少牢止有室中之事然公食大夫礼及少牢推之
有可言者曰宰夫自東房荐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
本南麋鸞麋麋以西菁苴鹿鸞是豆以西為上而屈陳之也韭菹在西次
東醢醢次東昌本次東麋鸞麋麋南菁苴次西鹿鸞次西茅苴次西鹿
鸞公食大夫又曰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豉之鄭
云不言絳錯俎尊也孔穎達以為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東豕俎東又

牛俎南魚俎東腊俎腊俎東腸胃俎若東九俎則魚俎南鮮魚俎鮮魚俎東有鮮腊俎而膚俎為下朝踐所荐者豚鮮為七体所謂腥其俎也室中所荐者体鮮為十一体所謂熟其醑也其運以有司言之醴蕡設于豆西醴在東蕡在西設白黑于初運之南白在西黑在東亦紼以東為上其形醴醢鮑魚鱠從可見也黑之南形醴其西醢醢南鮑鮑東魚鱠堂上陳鼎之位案禮記少牢礼在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已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所俎在北亦西肆不繼鼎若廟門外則陳鼎于東方各當其鑊而在鑊之西皆北面北上臣等推特牲少牢之意而約以周天子之礼謹圖上二本以同異是非互相明別所有室中堂上筵几及豆銅俎簋籩之列欲請據古考正其所實之物雖已具別錄然恐于今有不可備者乞參酌古礼以時物品類相近者代之如大禘羣廟之主會于祖廟則運豆俎簋至多恐室中不足以容或乞量減其數移之戶外從五年四月二十日又言太廟每室設豆運十二蓋承唐顯慶舊制情又不稱乞從典禮運豆各用二十有六詔侯廟制咸日取首六月十九日太常寺言儀礼特牲饋食礼有配其筮尸之辭止曰適某皇祖某子少牢饋食礼有配其筮尸外祝辭則曰以某妃配某氏蓋古者吉祭有配無配皆

一尸而已其始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但有一爵及主人獻尸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亦止一爵在靈恩廣鄭氏周礼注意以為王享宗廟凡九酌裸朝踐饋食行尸各三獻諸臣為賓一獻而每獻一爵蓋是則同凡祝則同辭食則共牢俎豆之類皆不兩陳而猶奠副爵于義無取所有祀儼逐室奠副爵已罷其祫享別廟皇后自如常礼從之十月六日尚書礼部言太常博士黃實言宗廟每遇祭享埋幣于西階之東其立班望座雖依舊儀而殿後立班與殿下不同其監祭立位正與殿室相背于礼未順今後礼畢望座並乞令監祭官于搗西與初獻并奏告官等相對東向立其太祝奉礼郎立于搗南北向從之 七年六月十七日又言親祠太廟祝冊文云謹以犧牲粢盛嘉齊庶物恭荐歲事宜並准曲礼備舉牲幣粢盛之號從之二十五日又言大礼誓戒請以平明左僕射誓文武官于明堂右僕射誓宗室于太廟以刑部尚書侍郎分淮從之 八年八月十四日詳定郊廟奉祀礼文所言謹按特牲饋食礼尸九飯主人既行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在執角祭酒卒酒進聽嘏尸牢饋食礼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捧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

勿替引之羞祝將命接神者也必命祝以嘏主人何也言神歆其祀畢以長天之福祝能傳神之意致之于主人耳故曰祝以享報嘏以慈告詩楚茨說天子之禮亦曰工祝致告祖賁孝孫丁孚漢儀載東漢祠恭懷皇后嘏辭令礼皇帝飲福乃古之受嘏而儀注則以內臣酌酒授侍中侍中跪進皆無所本又按古者祝以鬯黍嘏主人然後釋神之辭其謂之昨者正是尸與主人相答酢之俎今獨用昨而無鬯黍則于礼為闕所有明堂南郊太廟親祠飲福酌酒進虛爵伏請改命太祝仍敬儀礼佐食得黍之說命太官令取黍于盥罍以受祝祝受以豆以嘏于皇帝其嘏辭緣近礼無尸即更不用從之 哲宗元祐四年三月一日監察御史王彭年言月朔四孟臘享太廟及奏告諸室羣臣執事循奉典禮殫竭精恪惟恐不嚴其在交接神明之際先則裸地次則獻爵皆獻官恭行之事而瓚之實爵毫爵之實齊酒今皆遣有司酌之又以入于室獻官始受而裸獻且有司踐隸安得褻近裸獻之實交于堂室之間按開元礼爵毫醴齊惟親祠侍中贊酌之遣官行事則太尉親酌之間實礼亦然未聞一委之有司望詔禮官博士討論故常舉酌酒奉爵之儀稱嚴祀欽奉之意及郊壇諸祠酌酒奉爵礼文皆請修定從之 七年九月十八日詔將來南郊前朝享太廟

景靈宮並於阼階上設皇帝行礼版位 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詔罷太廟荐享牙盤食並依元豐舊制 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從太常丞呂純希等所請乞遇荐享除礼料外乃用牙盤而易其名曰荐羞今復依元豐舊制惟薦用副爵從太常丞陳察所請更名配爵云 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礼院言今歲明堂景靈官太廟行礼皇帝版位當依已降指揮設于阼階之上仍欲依元豐礼文所詳定不設殿下小次詔太廟仍設小次餘從之 元符元年八月六日三省言郊祀前朝享太廟欲依例逐室每祖羞奉俎官一員入室共羞荐籩豆一員從之 三年正月五日詔差幹當御藥院却随同修内司及宮闈令檢視太廟室殿有損漏去處如法修造 先是太常少卿曾取言太廟室內如楹桶之類損漏故有是詔四月二日禮部太常寺言按大礼式親祠太廟祖不設腸胃已合古礼獨大牲腥熟皆設腸胃于義未安兼按儀礼羊祖豕祖皆有舉肺一祭肺三今豕祖獨不實肺亦當詳正欲罷犬牲腸胃止存離肺刊肺及豕祖設離肺一刊肺三于礼為當從之繼而太常礼院言乞太廟祠事罷用犬牲從之 三年八月十八日徽宗即位未改元太常寺言太廟增哲宗皇帝一室欲就舊殿十八間地基止儼那作二十間修蓋從之十月二十六日詔太廟

石室制度依周制亦為定先是修奉太廟司乞將太廟石室制度太常寺
言乞依周制亦去地六尺一寸安置石室故有是詔 崇寧三年四月十
一日禮部言元豐元年親祠太廟不設小次于殿下其後累大祀皆太常
寺臨時申請詔設小次 四年三月十一日復翼祖宣祖廟詔差禮部尚
書徐鐸充修奉使增太廟設為十室鐸卒改差給事中王寧二十一日宗
室士競言太廟十室而舊設饌幔七八間不足以容祭器請將來大祀增
為十間又翰林學士鄧洵仁言大祀朝享太廟設饌幔于東門外行事及
執事者引揖俎饌經由禁衛往來多不相續或致稽滯切見郊壇設于南
道門外請太廟亦設于南神門外詔太常寺議禮官言當如士競等所請
皆從之十二月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太廟十室告還帝后神主復還本室
合行奉安之禮今比附泰酌依奉安景靈宮神御禮例差宰相前一日早
同行事官赴太廟宿齋至日行奉安之禮惟不用前期受誓戒致齋及亞
終獻樂舞詔以十二月十六日奉安差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
京餘皆從之 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言周禮司尊彝春祠夏
禘裸用雞彝夏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裸用彝彝黃
彝朝獻用兩尊尊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間祀進享朝享裸用虎彝

雖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今太廟儀注春夏用犧尊象尊各二
秋冬用著尊壺尊各二已應古義又每享各用大尊二則是以追享朝享
之尊施之於禴祠烝嘗矣其為失礼明甚伏請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
尊以合周礼又言礼記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器也周礼典瑞裸圭有
瓚以肆先王說者謂天地有礼神之玉而無爵鬯宗廟有爵鬯而無礼神
之玉然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圭瓚之制以圭為祊其長亦有二寸黃金
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為龍頭所以出爵
也其下有繫其徑一亦所以承瓚也今親祠太廟以塗金銀瓚有司行
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礼伏請改造以應古制又言牙盤上
食非古也其制始于唐天寶之末韋彤等據經而議謂褻味多品不可交
于神明欲罷去之本朝刊正礼文祇若祠事告朔有祭而上食之礼固已
不行其得先王之制旨深矣然今太廟祭享所之器猶設牙盤是豈礼之
意耶記曰先王之存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
利也尊彝之制雖俎豆之式聖人尚象取成于四時陰陽之中豈可以
後世率意而造者雖乎其間哉欲乞祭牀藉以席不用牙盤並從之 政
和六年十一月一日礼制局言親祠差官得亞獻行事合造璋瓚并常享

太廟圭瓚別廟璋瓚且謂璋之圭瓚璋瓚舊制惟用珉石並乞改用玉又
言冬祀大祀前一日朝享太廟見設尊壘內黃彝尊彝各二黃彝已實爵
毫彝彝實明水其大尊一亦實明水今若添造黃彝恐難遽辦欲乞惟以
尊彝實今亞獻所酌爵毫緣太尊已實明水其合用實亞獻裸滃酒黃彝
候冬祀禮畢今禮制局製造並從之六日光祿寺言禮制局新定太廟陳
設之儀每室簋十有二等尚緣唐制因循行之伏請盡依周制簋豆各用
二十有六簋各八今詳周制所用祭器比見行令格增簋豆十有四簋
蓋各六即未見合排辦禮料之數及陳設之序尚書省下太常寺同光祿
寺議定太常寺言今以簋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右為上羞簋二縣第一行
朝事簋八次之饋食簋八又次之加簋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為四行以
左為上羞豆二為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
之簋八為二行在簋之外簋八為二行在豆之外簋豆簋所實禮料乞
依自來容受之數供辦或無本色即以別物代從之 簋豆簋所實禮
料朝事之簋麴黃白黑形鹽醢鮑魚鱠饋食之簋黍稷桃梅乾棗榛實加
蓮之實菱芡栗脯羞簋之實糗餌粉養朝事之豆韭菹醢醢昌本麋鷩菁
苴鹿藿節苴麋鷩饋食之豆葵苴羸醢脾析鹿醢蜃醢蜆醢豚拍魚醢加

豆之實芹韭兔醢深蒲醢醢箔苴鴈醢笋蕈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藟
以稻粱實之藟以黍稷實之節苴以萁砥醢用蟻卵以蜂子代 十二月
二十日又言伏見太廟祭器內鉶用三登用一竊考鉶與登皆盛羹之器
祭器是牲于鼎升肉于俎其潛芼以鹽菜實之于鉶則謂之鉶羹不致五
木實之于登則謂之大羹周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是也且宗廟之祭
用大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于大羹止設一登不知果
以何牲之潛而實之邪議者惟知儀禮是鉶有牛麇羊若永徽之文故用
三鉶而不疑至大羹無一定之說所以止用一登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
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上佐食羞兩鉶司士進三豆潛兩鉶鉶羹也二豆
音大羹也少牢之鉶豆用二則三牲之祭鉶既設三登亦用三無疑矣伏
讀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潛以為大羹明堂亦如之其賜宰執與高麗
祭器亦已增一為二于禮為分從之 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禮部局言太
廟祭器內蘧豆各二十有六而先祿寺札料蘧豆所實之物以錫代蘧謹
按鄭司農釋周禮云熟麥曰蘧今乞取依周禮易錫為蘧從之 十二月
十八日又言太廟帝后神位殿上所設絳帷簾幘之類例皆暗舊或有新
或久絳綺鋪設與配享功臣幕次制度無異欲令本朝隨宜增飾遇有晴

時中興及魏諸祀器皆不新潔今欲應舊祭祀之物皆易以新帟及
法門之內侍吏守宿鋪屋遇有祭事權令折去並稅之 高宗皇帝建炎
三年七月十九日詔兵部郎官太常寺官一員計置舟船車馬等迎奉神
像行在就差太廟祀事官接押殿前司差驗禁軍三百人防護內侍二
員同共都太主官應用祀器隨宜充代存新儀物今所至州軍斟酌應
三年四月二日尚書省言太廟元背負太祖皇帝神主親事官李寶
瓜洲渡番人驅虜逐致遺失詔令沿路州軍限半月尋訪如有人收
得官人與轉反官百員人補保義郎其尋訪官司當議取者惟恩 四
年十月四日詔奉迎太廟神主往温州奉安以護從提點所為名時以祠
部郎官惠太常寺卿鄭士彥充護從乞五名故也 紹興二年三月二日
詔温州太廟百步內居住遺火者徒二年致延燒奉安寺觀流三十里餘
見行條法 四月九日神主神櫛提點所言太廟潛火兵士欲乞以二
人為額止于温州差遣一巡防並不得別有占使從之 三年九月二
日詔奉迎温州太廟神主所改稱太廟奉迎所其監官以奉迎所幹辦官
為稱景靈宮神御所改稱景靈宮奉迎所其監官以主管奉迎所為稱提
點官人太廟景靈宮提點奉迎所為名奉迎福州啟運宮神御所改稱啟

運宮奉迎所其監官以奉迎所幹辦官為稱先是度支郎中侯懋言恭以清廟乃國家嚴奉祖宗之所自歷代迄于本朝皆以太廟為稱昨以車駕臨幸東南有司一時申請遂以迎奉神主為名無乃瀆慢在天之靈望改神主所之稱止以太廟所為名至于迎奉神御所亦乞舊作景靈宮稱呼尋下札部討論于是從其請十月二十七日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太廟景靈宮提點江端友言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宮室畧備矣宗廟豈可簡而不修欲乞于臨安府行宮門內修葺太廟從之十二月十三日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太廟景靈宮提點江端友言伏見降到御名祝版稱嗣皇帝臣以為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額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易之帝以為知休今日之事誠大類此乞集議改正禮部太常寺竊詳唐天寶之亂明皇雖奔劍南猶不出于中國肅宗以太子治兵于靈武撫兵監國乃其所職足以討賊矣既而不申明皇之命遂即帝位叔天復改元代父自立故額真卿見平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則謂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肅宗稱其知休者似悟已之失也後世賢人君子往往如真卿之意而識議者多矣竊惟道君皇帝遭時難厄厭于萬幾明詔

內禋故淵聖皇帝之立明年改元凡靖康之間宗廟祝文已稱嗣皇帝矣
逮二聖北行述之異域宗廟祭祀無所繼承人懷祖宗之德皇天祐命有
宋則主宗廟之祀者非陛下而誰故陛下應天順人遂登大寶其視廟宗
之事殆不相侔矣今若不稱嗣皇帝于宗廟則當以何名稱哉竊謂稱嗣
之義于礼無嫌所有宗廟祝文伏乞仍舊不必改作從之 四年三月二
十二日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太廟景靈宮提點江端友言乞今後
朝享廟依故事獻官行事執事官及祇應人並前十日受誓太廟齋坊今
初獻讀誓又檢察太常少卿通判刑部尚書程瑋敬齋七日致齋三日內
二日宿于寺觀仍令温州太廟近便處臨齋寺觀免齋舍祠前一日贊明
赴祠所致齋從之 五年二月四日詔差祠部員外郎權太常少卿張鉅
奉迎太廟神主赴行在所奉安其温州祭享等事令本州通判權管十七
日詔太廟令臨安府隨宜不得過興工役候移蹕日依舊本府使用先是
有旨于温州奉迎太廟神主赴行在所太常少卿江端友奏請修砌太廟
委守臣梁汝嘉雅飾同文館奉安汝嘉言累以兵馬安泊踐穢非崇奉所
至是汝嘉請于南省倉空地蓋屋十間權充太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殿
中侍御史張絢言初建太廟茲為定都議者謂興進蹕之圖故有是命十

九日禮部太常寺條具奉迎太廟神主札例 其一奉迎儀其日率執率
文武百僚宗室出城奉迎嚴幕次俟報班定神主腰輿將至班首已下再
拜訖班首出班詣香案前播笏三上香執笏復位班首已下並再拜訖
立如值陰雨免拜止于奉迎處立班俟神主腰輿過退內南班宗室俟
奉迎訖分左右引導太常卿騎從至奉安處太常卿燒香行禮奉安札南
班宗室陪位訖並退 其二衛從自奉迎處至權奉安處合後衛視從官
一百人并擡擊輦官六十人各裝着儀注全皇城司御輦院差撥計會祇
應所有逐人各破設食演錢已從戶部行下所屬依自來條例其三神主
至今奉迎提點所約度奉迎神主到行在月日預報太常寺奉迎并權奉
安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十叁合一合奉迎十二合權奉安入內內侍省預
先請降付太常寺差人供應 其四什物城外奉迎并權奉安處合用幕
次什物拜褥等乞下儀鸞司臨安府排辦釘設 其五僧道咸儀城外奉
迎合用僧道各五十人并威儀香案麻炒匙合炭火等並乞下臨安府差
人排辦 其六奉迎休務奉迎日係率執百官出城欲作休務假一日
其七選日奉安合用奉安日辰太史局選定時刻至奉安日依札例皇帝
不視事 其八御香合用御封降真香二十四合一十二合奉告一十二

合奉安乞下入內侍省預先取降付太常寺差人供應 其九祝文合用祝文二十四首一十二首並述以時前奏告奉安之意一十二首並述以奉安之意學士院預先修撰書寫進書記降付太常寺差人供應 其十札儀使合差奉安札儀使一員依札例朝廷降敕差率執前一日赴祠所致齋 其十一奏告官合差奏告官一員依例降敕差太常寺卿充前一日赴祠所致齋 其十二祭器依五享宗廟礼今係每室用簋豆各一十二今來奉安欲依温州行五享礼例止用八簋八豆排設 其十三牲牢合用牲牢依例係每室用羊豕各一口今依見行五享礼例止用羊一十二口下臨安府預先收買赴太常寺呈驗訖于牛羊司入滌養餵其合用宰手擇子頒散手分牛羊司依札例差撥 其十四礼料合用礼料酒齊幣帛蠟燭燎草上香炭火等行事官礼真官等致齋吃食茶湯酒菓從太常寺具合用數報臨安府專委官及差衙前三人排辦其行事官幕次什物灯燭等下儀鸞司同臨安府排辦 其十五行事官合差奉安奉礼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降敕差六曹郎官充內侍前奏告奉礼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下吏部差侍次官 其十六奉安儀仗奉安前一日并奉安日合排辦香灯繖扇儀仗等排立緣儀仗未備權免排辦 其十七宮闈

令合差捧還神主宮闕令二十二員除太廟官二員外餘十一員下八內侍省差並前一日赴祠所致齋其十八南班陪位至日依礼例宗室南班官陪位立班太宗正司告報其十九神食合差饌造神食工匠人三名御厨差饌其二十祭服行事官合服於祇應人合服法祇從太常寺具教下祇應庫閣借其二十一頒行儀注奉安儀注從太常寺修定閱教其二十二札畢詣廟從之依礼例俟奉安畢車駕行宗廟行款謁之礼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奉迎太廟別廟神主赴行在所奉安其奏告連發合用御書祝文并御封香順祖一室亦合告遣詔祝文令學士院修撰進入香令入內侍省請降仍差內侍一員前去候香祝文到令張銖選日奏告連發四月六日宰執進呈太常寺卿張銖自温州奉迎太廟神主至行在趙鼎奏曰當集文武百寮望拜于門外即具威儀迎入奉安所上曰俟有司十日奉安畢朕當躬行款謁之礼然國朝故事太廟尚質至于帷帳几案之屬雖不必華亦須粗備孟使奏曰陛下崇奉宗廟縱有小費亦不當執也六年八月十六日尚書省言已降詔巡幸所有太廟神主礼合迎奉前去詔恭依七年四月二日三省言迎奉神主已到建康府所有太廟殿宇合行修建詔令守臣限一月修葺其臨安府太廟

殿宇可賜本府充聖祖殿八月十八日礼部侍郎吳表臣言明堂大礼前
一日車駕詣太廟朝享于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凡筵亦合行祭告之礼緣
大礼受誓戒後係散齋日又分帑親喪事若臨期祭告實有所妨乞于大
礼未受誓戒以前行祭告凡筵之礼從之十二月十一日中書門下省言
已降旨來春復幸浙西所有太廟神主合先次進發詔恭依 十二年五
月十九日太廟奉安所言紹興九年祫享太廟上用六簋六豆今朔祭五
享並用十二簋豆依近得旨將來十月內祫享復用少牢太牢其祭器缺
少一位兼見管祭器內亦有損壞者乞下所屬檢討製造雅飾添修從之
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太廟毀室之後修建別廟安奉大行皇帝神主
欲于見今太廟北牆外展套地步九丈可以修建別廟殿室三間其合修
築牆圍并修立別廟南櫺星門及修砌班道等並乞依圖本修築安立兼
依大觀二年建置別廟礼例係各置神厨并齋舍遇祭享各差行事官緣
太廟別無地步擬就用太廟神厨齋舍從之六月二十日太常寺言近討
論大行皇后祔廟典禮內修建別廟合用神帷祭器什物幃幕溫香木炭
已下所屬應副從之 十三年九月十八日上曰太廟祔臨宿齋處與神
御殿逼近人迹喧雜行礼不肅可令展套地步添蓋宿齋處所若要規模

宏壯似舊日則不可至于崇奉之意須當依舊也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宣諭輔臣曰昨有遺火朕以太廟在邇終夕不安可令于廟左右各撤去屋宇二十餘步以備不虞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內內侍劉東頭供奉官齊思殿祇候王晉錫言恭承歲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方龍等看記大禮朝享太廟合用礼器今檢對御府傳古圖指說盡到樣製及未有樣製尊壺等五百九十六件割合行討論製造詔令段拂王鈇討論同王晉錫製造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給事中段拂奏乞釐正郊廟祭器之數依政和六年已行舊製謹按周礼朝廟饋食加豆各八羞運豆各二其數各二十有六礼記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詩陳饋八簋古制甚明徽宗皇帝詔書已有明文今討論各依政和六年釐正郊廟礼器之數于天地宗廟每神位前用運各二十有六簋簋各八乞下礼器局增造緣祭器既增倍于舊數其正廟七間通九間祖宗神主地步窄狹今相視欲從西增建六間通一十三間為十一室東西兩間為夾室則可以隨宜安設仍乞增置廊廡及西城門以應廟制並從之五月十五日礼部太常寺言在京廟制每室東設牖西墻作祐室歲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見今行在修葺太廟內祐室合用金釘朱

戶黑漆跌座乞一就製造從之八月十五日礼部太常寺言兩浙轉運司
奉旨增修太廟殿室廊廡神門先相視到牆內地步允添蓋殿宇外所有
棚蓋祭器屋六椽庫屋五間及搬移妨礙丹竇殿三門亦未有地步今看
詳欲依兩浙轉運司相度展套省倉屋三間地步東西闊九丈南北長一
十丈乞下戶部折起應副從之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詔太廟周圍合
留空地令臨安府措置操撥毋令侵占引惹火燭十九年五月三日太
廟奉安所言乞修蓋將來太礼齋殿等太常寺相視得初獻廳搭蓋齋殿
地步若每遇大礼旋行絞縛椽木植斃砌物料等所用甚廣今若修蓋別
無妨礙貴得永久應奉車駕宿齋嚴潔免致逐番費擾并監官直舍西南
牆角開門通夾牆內空地巡道委是利便乞下兩浙轉運司依面本修蓋
從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礼部太常寺言今年十二月一日臘享
太廟別廟同日朔祭若先朔祭而又臘享未有一日內行兩祭之礼欲依
淳化三年故事止行臘享權停當月朔祭從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
日臣僚言望詔礼官講求配享功臣七祀舊典太常寺看詳臣僚陳請給
享合設七祀配享功臣及冬享設配享功臣臘享七祀依徽政和五礼新
儀合設位次差礼官行事用牲牢祝文礼料酒醑從之七月二十三日御

樂院言八月十九日懿節皇后生辰元豐令例排辦酌獻物色數內合用
翠毛浮動羅花五十枝條鋪翠鍍金真金紙製造今禁止翡翠鋪金欲以
樂玉假翠美漆金紙充代其過嚴宗皇帝昭慈聖獻皇后顯恭皇后顯肅
皇后生辰酌獻並依此例從之 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
將來大行皇太后神主祔廟依例祔廟日先行祔謁太廟之禮至日俟
題大行皇太后神主畢依禮例合詣英宗室東辟西向祔祖姑之下緣即
今太廟殿室北之在京窄狹難以于英宗室前設位今奉酌比附欲權宜
禮部于室外之東依議西向設帷藉太行皇太后神主前行禮合于徽宗
皇帝室內顯肅皇后祔室之次修置祔室一座詔恭依 三十一年五月
十一日太常寺言九月一日係明堂大祀前一日皇帝親行朝享太廟之
日所有九月朔祭依淳化三年郊祀故事權停從之十一月二十四日禮
部太常寺言禮官討論恭文順德仁孝皇帝祔廟當遵本朝已行典故遵
翼祖而祔欽宗今翼祖當遵于爽室其殿宇更不須增展止合依位序遵
于諸室內修置祔室從之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王普言
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遷有陟其遷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
與底齊今太廟祖宗帝后主之遷有蓋無底雖于祔室牙床各設跌座然

祭饗遷奉之時惟匱蓋大復神主其下徒手承之又以千雅匱蓋而神主
在中不免欹側動搖有乖嚴肅茲者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虞主神主之匱
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添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于礼制兼亦
便于遷奉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一日 孝宗即位未改元 礼部太常

寺言皇帝登極親享太廟依儀令設大次就用齋殿小次左殿下東階之
東西向并南神門外東西俱慢並乞令儀鸞司同臨安府應辦施行從之
二日礼部太常寺言今來親享尚在秋暑若開門稽緩日高行事慮失嚴
肅其日皇城門及宮門乞並早四刻開太廟稽星門早六刻開除合從駕
宰執使相并非侍祠文武臣僚外其餘侍祠行事執事陪祠官及宗室並
先赴太廟以俟免于稽星門外迎駕起居從之 孝宗皇帝隆興二年九
月十五日礼部太常寺言准已降旨郊祀大礼修飾太廟殿室等立舉換
柱遍泥諸室權告遷祖宗帝后神主赴初獻廳奉安所有神主遷殿室正
奉安時前奏告合降香燭及奏告酒脯奉安礼料酒齊燭炭等及牲幣器
物致齊行礼置使差官前導陪位并差擯擎援位剋擇之類乞依礼例施
行並從之自後遇郊修飾廟殿等率如上儀如告遷別廟神主權奉安于
冊寶殿 乾道五年二月二日詔太常寺官遇季黜太廟殿室法物并冊

寶法物及本寺寄頓金玉礼器可令親往取亦歷點對物色名件用印嚴
深封鐫具有無損失申尚書省十二月十六日奉安所言昨本廟牆內外
居民遺火延至牆上事体至重今潛大軍兵宿屋在外接連東牆應停灯
火乞令去拆卸于牆星門裏東牆下空地令轉運司造宿屋三間遇夜量
差數人在門外起居亭內止宿以備不測探烟及令臨安府于廟外牆下
增置缸欄貯水馬步軍司填補合差潛大軍兵四十人其廟南及西牆外
居民去牆不數尺引檐接牆及士庶等家栽植花木乞下所屬相度措置
存留空地又西南行路遇夜幽僻常聚眾作喧應引火盜乞下所屬從置
巡鋪遇夜巡驚並從之 六年四月十四日工部言據奉安所省記牆星
門外東西照直華表柱為界合留地步三丈二尺南北三丈毋得搭造棚
厦竹簷之類今牆外欲酌中空留一丈五尺應在丈尺之內並令拆去從
之三十日礼部言初令所看詳諸臣察導從至太廟景靈宮牆並禁呵喝
非存獻行事不得由牆星門及太常寺定到禁止張蓋亦合修入條令並
從之先是太常少卿林栗等常有是請礼部乞下教令所看詳及令太常
寺條具合宜奏請行之 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臨安府言今歲郊祀合修
飾太廟為築古色銅器共二千一百七十二件錄禁止銅器工匠改業

乞下軍器所就月修整園壇祭器銅匠一就修整從之 淳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顏度言太廟崇奉祖宗事体至重遇有遠近遺火乞依玉牒所等處時暫差人防護詔依令殿前司差一百人 既而六年二月十四日太廟奉安所言无降指揮令殿前馬步軍司共差護衛禁軍五十人潛火灑燒軍兵三十人今共闕一十九人乞下逐司貼差執役後有逃亡事故之人從本廟牒報逐司差撥禁軍填闕內護衛軍兵指名踏逐詔特依諸處不得援例 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臣僚言臣備員臺察職預監祭兩年竊見太廟東畔牆外朝夕喧譟又檢照淳熙五年三月臣僚奏其牆外有隨牆直欄所以拒喧譟者使之不得近牆也然制度率畧乞于近牆元置直欄處如法改置杖柵庶免喧譟詔兩浙轉運司候大禮畢改造 淳熙十六年十月十九日臣僚言太廟祭器祭服神帳神幔有破弊不任修葺者申換而器服之破弊有難易久近之不同改造當隨其物不必拘于同時乞將逐室神幔內蒲合席褥常切檢視損壞每歲一易其不堪者候大禮畢焚瘞從之 紹熙二年六月二日礼部太常寺言今來大禮詣別廟安穆安恭皇后二室行礼合添製真玉飾俎案三十隻乞下文思院製造從之 慶元六年八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太上

皇帝神主祠廟合于太廟內添一室修製柘室等乞令臨安府轉運司預
先相視地步修蓋施行從之 嘉定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詔太廟內
添置石室一所并開櫃子門一座今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蓋造務要如法
毋致苟簡先是太廟奉安所言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內東壁居民于旬日
兩次遺火逼近宗廟設有不測豈不利害若不預申防虞事件倉卒難以
救護一欲乞于皇帝位版屋西壁圍牆寬闊去處拆開圍牆添置櫃子門
一座裏外閤鎖或制不測擁塞街路不通啟開救護一欲乞照玉牒所体
例添置石室一所于蛇亭池于北壁面東計置起造石室一帶三間以備
不虞所有見蓋樂工屋一十二間內五間移蓋于蛇亭池于之西外有樂
工屋七間拆去後壁夾牆車移向後七尺庶得于石室四向寬闊實為便
當一欲乞令皇城司差親從官五百人殿前司差軍兵一千人自今以始
依中軍体例各司籍定前項差撥人數專充防守宗廟庶免悞事故有是
命

宋會要

廟議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常禮院上言伏以王者應天順人顯受

元帝之命祖文宗武合陳清廟之儀今景運惟新孝思追遠舊章未舉闕
親甚焉請下有官議立宗廟從之 二十九日大武百官兵部尚書張昭
等言據權判召表主客郎中任微狀言按堯舜尚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
與其始祖也商建立六廟蓋昭穆親廟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
廟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志不如禮魏晉祔周官始復七
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斯皆考法於前古定
議於一時隋文帝代周平陳博採兩朝羣議但立高曾祖稱四廟而已唐
因隋制廢止四親蓋由始興之君有幼之祖皆在親廟之中故隋唐之初
定二昭二穆立為四廟自唐梁而下至于前朝定廟之規不易其法有司
立議無能異同錄由稽古之制可不改也臣以為建立四廟深合禮文者
臣昭等處任微所議伏以王者孝惟報本禮極奉先歷方澤而燎懷近為
邦大典左宗廟而右社稷有國常經其壇墠之規昭穆之數百王不易三
代同風伏惟陛下承先宅之丕基遵武靈之洪緒謠歌自適垂裔知歸欲
噴宣孟之勲武合商周之典其所立太廟七室及追尊四親廟請如微議
制曰恭依 乾德二年正月八日吏部尚書張昭上言自漢魏以來凡追
謚宗廟帝后例多複謚於后謚上一字皆與帝上一字同竊見國家追崇

四親廟自真祖簡恭皇帝已上三廟后謚上一字並與帝謚同惟宣祖昭武皇帝廟明憲皇后謚不同望依三祖廟將來改葬安陵玉冊謚請曰昭憲皇后詔曰恭依 二月七日太常禮院言應開成六年太常奏昭威皇太后謚號已牒禮部以太字非使禮部竅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並載在史冊垂之不朽今有司文牒及奏狀參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太字奏可又大中三年十一月詔曰太常博士李綱所進狀言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禮官請別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通儒詳定且令都省集議聞奏議曰以臣等所議當以新謚典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為得禮中書門下上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為通允詔可命宗正少卿趙洙遂改題昭憲皇后神主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太常禮院上言大行皇帝山陵禮畢神主祔廟孝明孝惠二后合奉一后既食謹按唐睿宗肅明昭成二后並饗於儀坤廟至睿宗崩獨昭成以帝母之重升配太廟肅明止饗於儀坤近代周世宗正惠宣懿二后先崩正惠元無位號宣懿居長秋之位其後禮官集議以宣懿配食今孝明孝惠二后伏

望將來以孝明皇后配享於別廟後之真宗至道三年六月六日詔大
行皇帝初廟今都省集議定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
宗正卿趙安易言今百官議論苟且康濟尊卑若序以後先當用淑德皇
后尹氏配食在懿德之上遂詔有司詳討以聞禮官言按太平興國中進
冊定諡皆以懿德居上淳化元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別廟祭饗懿德在
淑德之上尹未測升降之由乃有司亂昭穆為逆祀其時政旨依舊懿德
在上又按江都集禮晉景帝即位夏姬夫人應合進尊散騎常侍任茂傳
元等議云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通不及景帝統百揆而亡后
妃之化未著遠近遵尊無經義可據臣等竊以今之所議正與茂元議同
且淑德配合之初潛耀之符未兆懿德輔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嘗
正位中宮母臨天下豈可生無尊極之位設升配饗之榮於人情不安於
典藉無據唐順宗初廟後十一年始以莊憲皇后升配憲宗初廟後二十
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請虛位凡十為儀詔尚書省集學士兩省知
雜御史諸司四品尚書省六品以上及禮官同詳定上議曰先王制禮布
在方策雖憲章垂於百代亦沿革出於一時自非通儒多昧中道竊以淑
德皇后生無位號沒始進崇況在初潛早已薨謝懿德皇后饗封大國作

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且風彰賢懿之美若以二后之內則升祔當歸
懿德人詳者任茂情元等議更候夫人不合追尊如淑德化爲合宜更候
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兆不及景帝統百揆而亡淑德歸暘之時乃是周
世及先帝建節克海運以論相此不及統百揆而亡也在懿德則不然先
帝尹正京邑固已疏封趙國晉郎之建實有內助之功則是及統百揆而
亡也又詳周世宗正惠宣懿配食故事當時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博士鼎
崇義同議以正惠追尊位號請以宣懿爲配其時周朝以太后在位疑宣
懿祔廟之後立忌非便昭等引晉哀帝時何太后在上尊所生周氏爲太
妃封其子爲瑯琊王及太妃薨帝奔喪瑯琊第七月而葬此則奔喪行服
尚不以太后在上爲就降卽忌日廢務於理無嫌今禮官引唐順憲宗二
廟饗虛仁之文今既有追冊二后即虛室亦爲非便伏請奉懿德神主升
配太宗室人按張昭等議以周世宗神主祔廟必若宣懿同祔卽正惠神
主請加太字今若升祔懿德卽請加淑德太字仍舊別廟昭曰禮非天降
地出酌於人情都省以懿德皇后雖未正位中宮亦合配饗先帝恭依所
請庶叶從宜至於太者尊極之稱加于母后施之宗廟禮卽未安淑德皇
后不加太字仍舊別廟恭饗 咸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判太常禮院事

宋訥等上言伏見傳祖稱曾高祖順祖稱高祖翼祖稱曾祖宣祖稱祖太祖稱伯父懿惠明簡穆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詳觀舊典參考近儀爰自唐朝降及五代咸有稱祖妣及伯父之文聖朝因之遂為定式謹按爾雅曰父為考母為妣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妣王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妣為曾祖母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母又曰父之兄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為考妣考妣已上皆稱王父王母伯則稱曰世父今之稱號深慮未合典禮欲望傳祖妣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立此新制救其前失詔下尚書省集官議定戶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曰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代而下乞至于今可謂不刊之典也其間或有兄弟繼及亦按昭穆之列是以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養喪安有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祖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則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如此則昭穆之位允合大倫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蓋周公著以教人使知父祖親疎之節本不

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傳祖止稱廟號太祖至諸
祖室稱孝孫孝曾孫令太常禮院別加詳定禮院上言謹按春秋左氏傳
文公二年齊魯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兄弟
雖統同為一代又魯隱公桓公雖及皆為穆但又按江都集禮晉建武中
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座以正昭穆及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并史記陽甲
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民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按唐
書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敬宗文宗武宗三帝昭穆之時同為一代今者簡
編之內稽類例以甚明宗廟之中序昭穆而可定伏請自今每有司攝事
或皇帝朝饗太廟僖祖室曰曾高祖傳祖文獻皇帝曾高祖妣文懿皇后
崔氏順祖室曰高祖順祖惠元皇帝高祖妣惠明皇后栗氏翼祖室曰曾
祖翼祖簡恭皇帝曾祖妣簡穆皇后劉氏皇帝並稱孝曾孫宣祖室請依
禮記正文曰皇祖考宣祖昭武皇帝皇祖妣昭憲皇后杜氏皇帝自稱孝
孫太祖室請依唐德宗在位故事曰皇伯考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伯
妣孝明皇后王氏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皇帝自稱孝子太宗室請
依禮部正文曰皇考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皇妣懿德皇后符氏皇帝
自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且令都省集兩制而書有四品以上

官參議以聞既而羣臣上言伏以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受天明命開國承
家恢復土疆撫寧德兆國已為宋皇帝者太祖矣神功聖德文武皇帝繼
承大寶臨御四方混一寰區交修禮樂固以為宋皇帝者太宗矣古者祖
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二聖相承功業固已高矣謚號
固已定矣謂之太祖太宗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
昭穆之位雖同一代其所以如此者由兄弟繼統故耳若如前議引漢書
云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通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
必若以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得自為世數
則何以得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不為百世不祧
之主則巍巍聖功於此盡矣為人臣者其得已乎又云春秋正義禮父子
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盡論魯國諸侯之事但言兄弟昭穆同亦不言昭
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為證也臣等詳按若兄弟相代而異昭穆設令兄弟
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以從毀故先儒因作此說據此是先儒處
魯諸侯之國五廟之中忽增四世則祖父之廟毀矣安以得此為聖朝比
哉當今太祖為開基之主太宗為繼統之君二帝相承傳祖已降四廟為
六世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

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又云魯之隱桓閔僖晉之惠懷商之湯甲乙
唐之中肅敬文武等皆兄弟繼統同為一代以此比方猶謂天壤何者擬
人必於其倫故臣等謂前代興王立功業者則有之如太祖太宗兄弟間
基繼統則未之有也宜宜以百世不祧之廟祧不得自為世數而同位異
座者乎又云太祖宣請依唐德宗在位故事曰皇伯考按唐自元宗至德
宗皆父子相傳無兄弟繼及德宗在位何得有皇伯考乎臣等又詳故事
宜為昭穆者有先朝之旨四為嗣位之初制曰承理命而莫獲固辭言理
命者以古觀之則樞前即位也樞前即位非父子之義而何以宜為昭穆
一也喪紀之時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終是君臣父子之服此宜為昭穆
二也嗣位逾年未聽樂百官表請詔答云其如不德風華先皇人雖謂為
天倫我實均為父事此又宜為昭穆三也郊天之際皆以太祖配為既已
配天則歲父之謂此又宜為昭穆四也有先朝之旨四制詔具在皆可覆
詳蓋當時有司不能欽承行之所以因循至于今日因而正之于禮為順
一則不違先旨一則允合舊經亦足以上報先朝萬分之一也臣等愚聞
不識變通集會都堂故中前議翰林學士宋湜等上言伏以百王之制以
功德為祖宗七廟之中以父子為昭穆聖賢垂範典禮具存恭惟太宗以

上聖之姿繼下武之運威德大業垂於無窮百代不遷蓋其宜矣然今定昭穆之位則太宗皇帝之弟也切詳三代而下至於唐朝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況古之鴻儒賢繄溫嶠之徒議其事者甚衆歷代遵守以爲定規今詳所議皇帝有事於太祖廟室稱孝孫凡此二者竊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如詳定如前代帝王有兄弟相繼而昭穆異位及天子於伯父叔父有稱孝孫者即依遵守行如其不然則望依歷代之儀庶無差失詔宣令太常禮院詳都省及兩制所議再檢討典故以聞禮院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開竇通禮義纂云父爲昭居上子爲穆居下父子異位以崇本也孫以祖列連爲昭穆斯則長幼之節親疎之序得而正之明上下也晉賀循義兄弟不合繼位此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年契湯而六祀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字如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稱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爲正代也溫嶠議兄弟相繼繼主喪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代則當不得

祭於稱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與通與元宗
朝祔祫儀布昭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座於南廂北向
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云正元
十年給事中陳京議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
六人同陳京議始與禮合詔從之晉王導荀崧等議曰禮太宗無子則立
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
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通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
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
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曰安得宗廟有伯氏之稱自今皇帝有事於
太廟則太祖室稱尊孫如此則是以太宗為太祖之後也殊不知弟不為
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明文况復稽
賈縉溫嶠之格言考王導荀崧之通論則為人後之說豈可施之於先帝
乎臣等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兩朝不易之制又
安可追改乎昔唐元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
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請自今合祭日太宗與太祖依典禮同位異座皇
帝於太祖位仍舊稱孝子餘並遵舊制則祖宗之烈克播於無疆昭穆之

儀違違於前與詔可 景德元年五月十四日太常禮院上言按至道三年詔書太宗皇帝廟室奉懿德皇后苟氏配饗當時議者以淑懿懿德二后俱未嘗居后位母天下若便升祔有涉嫌疑故於議狀之中兩取朝旨今明德皇后母四海正位內朝祔廟有期望遵典故詔太常禮院與案文院檢封同詳定以聞太常禮院上言伏以先王制禮雖著於不刊歷代從宜亦行於沿革上稽古義旁酌人情事或有因理則無爽雖一帝一后具載典經並祔俱升亦存方策謹按漢宣帝則有許后王后雖無偕配之說亦行別祭之事唐之睿宗則有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此時儒官若匡步武相接宗廟重事必有據依推之閨門亦可擬議晉穆騭將軍胡嬌有三夫人嬌薨詔問學官陳舒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如禮亡不應貶朝旨以季氏卒於嬌之微時不虛贈與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常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齊宋有昭成皇后肅明皇后魯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是皆二人並祔顯有典據伏况餘慶真卿以博學馳聲公肅以習禮為事苟云非正必不輕言以此質疑遵禮遵用恭以懿德

皇后明德皇太后威以令範作配先朝懿德以配應之安久資於內稱明德以肅雍之美著位於中宮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況懿德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雖受崇名亦當配室或從並列深謂協宜伏請以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附太廟太宗室以先後次之入緣宗廟大興更乞都省集議召令尚書省某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官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同議定以聞尚書都省言太常禮院所議理從長事皆師古望依所奏為定詔可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十二日中書門下上言曰臣聞述孝之心所以教民而化下順美之志所以歲嗣而輸忠人祇齊和家國攸正則惟宗祐之重必協禮經之宜伏惟皇帝陛下祇紹宏圖誕敷盛德儀刑典法保佑蒼黔而躬受元符文修茂實鴻基累盛在克施以紹膺文廟顯親獨禮容而未極臣等是用討論王制啓迪天衷伏以元德皇太后妣宣先朝茂揚內則誕生上嗣繼撫中區既統德於克門定宣功於嫡內徽音所洽隸庸攸同自陛下順考古經今適追慈訓奉尊名於徽冊修時饗於闕宮雖如在之慈每增於霜露而合饗之禮猶闕於燕嘗未什侑於祖宗止別祠於寢廟誠遵典故尚鬱孝思臣聞母之貴焉必由於子子之孝也必本於親后稷諸侯故姜嫄異余於帝臺開元王者故昭成祔饗於厲宗

爲典可知與情難奪臣今與禮官共議欲改上元德皇太后徽名曰元德
皇后升祔太宗皇帝廟室所冀奕彭孝治協契人心揚不匱之烈輝佑無
疆之丕罔詔答曰朕繼承天緒欽奉宗祫每思積累之祥敢忘崇臺之饗
洪惟聖妣早輔先朝涉麓表祥河洲著範載惟冲昉實荷慶靈永懷頤復
之恩寔動凄鴻之感卿等職當寅亮志在傾輸爰貢封章脩陳典故謂孝
爲德本必盡蒸蒸之心禮緣人情宜篤親親之教願從升祔式慰孝思載
覽忠規特俞勳懇所請恭依翰林學士鼎迥文武百官等相繼上表陳請
詔答如之 二十一日中書門下上言得詳定所狀準詔改上元德皇后
徽名升祔太宗廟室按唐先天元年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肅明
皇后雖睿宗在藩之日已立爲妃緣昭成皇后以帝母之尊故位居其先
今元德皇后伏請升祔于懿德皇后之上臣等伏以揚名顯親百代之典
範沿情教愛萬姓之式瞻狀惟元德皇后兆協曹沙功參鍊石光門載育
早播於徽音而服繡威誕降於鴻緒陛下適遵先訓茂闡宸猷思結凱風
感深濡露肇新徽稱已極於孝思首祔太宮允符於公論願俞懇請庶協
萬章伏乞依詳定所請典禮施行詔曰朕以眇質仰承慶基願復之恩增
悲於罔極薰膏之典期協於大中祇徇奏封筆諸升俯卿等奉予孝治稽

乃禮文采儀坤之舊章著昭成之先食者覽云畢威咽良多我念尊親蓋
惟極致在乎陟降非敢指肆雅以祠廟之歲時用為合饗之次序則素厲
於慈訓寧永志於冲謙思抑畏以攸遵庶明靈之來格宜恭以元德皇后
神主附于明德皇后之次 仁宗乾興元年七月五日禮儀院言大行皇
帝山陵禮畢神主附廟所有配室有莊穆皇后郭氏莊懷皇后潘氏未嘗
以何后遙祔廟配食今計議以莊穆皇后郭氏曾母儀天下欲請依周世
宗宣懿皇后太祖孝明皇后例遙祔廟配食檢會主道三年太宗皇帝祔
廟之時準勅令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已上官集議祔饗欲望下尚
書都省一例集官再行定議詔可翰林學士承旨判尚書都省李維等議
曰作配宸居輝然於內治賴德坤象協靜中闈蓋以休應重荷母儀天宮
黃氣滿室則生以凝祥白石剖文則處而表異竊以莊穆皇后爰自青端
振蓋蘭殿佩瑜自乎上帝是依大人誕照既齊明建極乃總順於長秋采
筆成章金璫修璽宣陰敷之純茂昭懿範之肅雍大練為規挺流芳於蘭
冊卷帙助化復載美於聲詩蓋作合之有光實祔饗以為允其若麗軌平
臺之際薦藻盤石之初雖邦媛之有歸而天極之未瞻或近尊是疏或增
威慕之懷若配室者儀難被遵行之典今以禮儀院集議莊穆皇后曾母

儀天下欲請建祔廟食者禮本前經事存往制酌斯公論克叶大猷請依
所奏施行謹具眾議以聞詔依 康定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同判太常
寺兼禮儀事宋祁言準中書送下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宋有廢無廟
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頭各一天室據禮天子七廟
親廟五祧廟二共為七廟今天不遵僖順二祖若以太祖太宗兄弟擬及
亦可違僖祖一室皆不顯著廟號伏見國家諸處建立宮殿安供先帝御
容興工不細未若宋先聖禮制修正宗廟每主一廟堂一寢室費以宮殿
未足為多如未暇分立七廟則於今廟室前起立一廟堂以後殿十二間
為寢更於廟內立一祧廟仍建室門題書廟號者臣按周制有廟有寢以
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寢側故陵
上更稱寢殿後世因而不改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
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據正自大儒荀卿王肅
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祧殺以兩之義則國家定七世之
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傳祖且真宗方及六世不合便立祧自周漢西帝
各自立廟晉宋以來多用同殿異室之制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祖宗相承
行之已久即同殿之制不可輕改希言又稱每室不顯著廟號然此一節

差似有理況沿舊增飾不為難行欲望七室各稱其門曰某祖某宗之廟
室既無改作因叶典章所請於今廟內別立一堂以今殿為寢及作祧廟
寄事更張體大恐未可從詔如祁所奏 慶曆四年六月十四日同判太
常寺呂公綽言竊見真宗皇帝謚以文明武定章聖元尊而立后之謚皆
連莊字在昔無簡冊之據當今變祖宗之例蓋古者婦人無謚晉從夫謚
以爲稱故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之夫人曰共姜聖朝祖宗諸后謚號
共遵此制是以僖祖文獻之后曰文懿順祖惠元之后曰惠明翼祖簡恭
之后曰簡穆宣祖昭武之后曰昭憲太祖之謚有大尊故太祖之后曰尊
明孝惠孝章太宗之謚有聖德故太宗之后曰懿德明德元德淑德皆真
宗在御有司追謚潘郭二后曰莊懷莊穆及獻代之日莊穆升配有司失
於論請遂使后謚不繫於帝其後奉慈諸后雖循前失謹按乾德禮例改
謚明憲皇后曰昭憲以從宣祖之謚今真宗皇帝謚有章聖伏請改上五
后莊懿為章詔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等言公綽所引后
從帝謚及後漢故事漢世帝謚上於一字與今典制不同真宗五后祔廟
日久神道貴靜難從改謚之禮既而公綽復言真宗五后尊謚終未合典
法宜於郊禮前遣官先上寶冊庶稱先緒加上六后尊謚故事於是詔恭

依八月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改上諸后尊謚然神主題號已久據禮文
惟初祔廟室即命官題主唐大中三年追尊順宗憲宗謚博士李綱請以
改題下議都省而右司郎中楊發等引周漢魏晉至隋以來並無此制唯
國朝乾德中改上昭憲皇后謚中書門下特請改題是時禮官皆援古以
為不可及大中祥符中增上六室帝謚天聖初又增上真宗武定之謚止
告廟更不改題實為得禮今宜如故事只依以冊寶告廟更不改題神主
從之又史時即司馬正后實冊赴三廟各於神門外陞次以特奏告畢
有知於宣五年閏五月二十九日詔中書門下曰朕有事于太廟格于奉
慈母懷保育之仁儀若見乎其位惟時禘祫之饗未升昭穆之序禮久不
講心茲違寧恭惟章獻皇太后輔佐先帝母儀道脩實荷顧託參決萬幾
垂勤十年成大治章獻皇太后徽柔靜恭惠迺法度受帝之祚篤生冲眇
承錫景祚登茲靈長章憲皇太后肅雍思齊闡掖攸憲率正內職維德之
行矧是菲躬實賴撫護越三后獻代多歷年所肆饋合食攝陽闕宮有司
不時討論使國有闕典朕甚懼焉其令禮官稽爰改籍議升祔之禮中書
門下審加詳考以稱朕意六月十八日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事后
竊惟宗廟之位所以奉先烈配祔之禮所以嚴時饗典制具在今昔所通

謹按唐肅明皇后本中閭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中並祔睿宗之室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同祔太宗皇帝廟恭惟帝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肅承丕業章懿皇太后誕生聖躬恩德濟大伏請追祔真宗皇帝廟序於章穆皇后郭氏之次章惠皇太后雖先朝道制嘗踐太妃之貴然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皇后事體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之次又太后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至如章獻明肅皇太后以顯記之重者臨御之勞朝廷追適丕德崇尚徽稱若題之別廟則義無所嫌且屬之配室則禮或未順況太廟諸室皇后並無四享之名伏請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劉氏章懿皇太后曰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楊氏如此則協李唐之故事享本朝之正典如凡所陳乞再行集議以示奉先慎重之意詔兩制至待制御史中丞同議以聞七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同詳議三后升祔事伏詳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遷祔真宗廟室序於章穆皇后之次請如禮官所議其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皇后之次倭於禮意竊所未安伏以章獻明肅皇太后在先帝時正位中宮受遺輔政垂將一紀勤勞帝室阜康生民故威烈丕功

非一惠可殫況謚告於廟冊藏於陵廟無容異時更有輕改矧升祔廟祐
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損尊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傳詢典故參質人情有
增崇之文無追減之例其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章惠皇太后稱佑聖
躬慈均均後故景祐中已膺保慶之冊義再繫子禮順別詞請如梅章惠
皇太后依舊贊於奉慈廟充臣等入言準中書省送下龍圖閣直學士李
昭述奏伏以禮緣人情孝為德本母之貴必由於子子之孝必極於親此
古今之通誼也伏見太常禮院所議章獻皇后章懿皇后並祔宣宗廟室
序於章穆皇后郭氏之次竊有所疑按祥符中中書門下言準詔改上元
德皇太后徽名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廟且唐開元中昭成肅明皇后垂
祔睿宗之室肅明雖睿宗在藩已立為妃祿昭成以帝母之尊故位居其
上今元德皇后伏請升祔於明德皇后之上當時詔書諭以元德平昔謙
抑之意因而未許恭以章懿皇后膺天眷命誕育聖躬廢及奉養之禮止
極追尊之號今升祔有期議論為重稽開元祥符之舊考昭成元德之誼
恭請序章懿皇后於章穆皇后章憲皇后之上詔送兩制詳定呂等詳先
朝始議升配元德之時有司奏請序在明德之上是時先帝深酌禮意決
於聖衷乃詔曰載念尊親蓋惟極致在乎升降非敢措辭難以祔廟之歲

時用惟合饗之次序恭以元德皇后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次今陛下祇
事宗廟特頒明制以升祔三后參訪近臣禮官之議請以章獻章懿並祔
真宗廟室似在章穆之次其章惠昭祔后廟此則遠承先帝之制近仍別
廟之序其孝昭述所請以章懿在章穆章獻之上蓋循當時有司之請未
本先聖申詔之急伏觀章穆升祔歲月已深奉薦三室先後素定若再議
升降則情有重輕乞從祥符舊章於禮為順乃詔中書門下覆議議曰伏
以清廟之尊配食猶重或稱古者祔止一后而語無經見之明或謂歷世
奉有別園而理非孝通之極而使繼室之祀泥古而不通以貴之親掩恩
而難議必俟元聖肇經大猷先帝德極天元孝通神理每惟開元舊典創
而未脩故繼自聖憲揭為新儀奉升二后並饗太宗廟室覺終古而未悟
暢周極之至懷上當心靈外盡昭報是以神克妥侑邦介繁祉陛下膺襲
熙之運謹適進之謀而獻懿別祠依違一紀慎重體大懇勤孝思羣情戰
而未喻嚴祔虛而有待今乃沛然下詔發於至誠尚復過託謙勞博詢失
問贊於禮官之議履以近臣之詳參考既同陟序惟允蓋聞緣人情以制
禮則切而有實奉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故成憲在前文考之意也配
食一體三慈之宜也奉承無私陛下之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請如禮官及

學士等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升配真宗廟室章獻明肅
尊謚如故章惠皇太后仍贊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者矣其李
昭述建言以章懿叙于章穆之上本其推奉極于尊崇按祥符之詔書繫
章聖之特旨今議者雖據前比臣等猶所未安其位叙先後欲乞繼自聖
儀制為定禮使昭示萬世永永無窮餘請付外施行二十三日詔曰國之
大典無若宗廟之制之為重也此朕以奉慈三室未登禘祫之位四時之
盛每懷靡寧故命奉常講求舊章而人參贊于近臣考詳于宰司庶無謬
違以竭誠盡禮而卿等稽眾正論奉章來上乃曰緣人情以制禮則切而
有實奉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載味此言實契朕意祇覽祥符之詔深
厚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際重行升降之詳故以祔廟之歲時因為合饗
之次序義無差別情靡重輕則在菲涼欽率成憲今日之議敢或異諸且
備先朝祐元德故事恭依禮官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序
於章穆皇后之次上致奉先之順下成繼志之美永修明祀冀饗重心八
月二十五日詔升祔二后依元德皇后故事改題神主 皇祐二年二月
七日天章閣侍講趙師民上言臣聞夏商以往謚號蓋簡有周之初典文
漢興禮記載武王之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者謂太王王季既尊以稱號

至於文王更加以謚法也太姜太任太姬之賢而尚有未謚則其禮猶畧焉於後幽王之后謂之惠后惠王之后謂之惠后此皆從王之謚以為稱非同王之謚以為謚也左傳記景王之后謂之穆后則后之有謚始於此焉東周之際王制所及國俗不一夷蠻遠國易名不及其君長中夏諸侯考行或加於庄姜在夷則各在華則脩禮斯然矣其間諸侯魯禮猶脩焉之夫人皆自有謚不從於夫獨定姬以首末非義止曰定姬不稱小君公羊載宋之恭姬者乃從其夫之謚為配余非謂姬之謚自為恭也漢室之興周典尚近未能考古而習秦餘乃尊太公曰太上皇又加昭靈穆哀二后謚謚加於妣而不加於父號及其嬪而不及其祖已為失矣前漢諸后皆不加謚止從帝名以為之稱趙太后未亡而敗為孝成皇后此又足以知從帝之謚以為稱非同帝之謚以為謚也惟衛氏以追尊之故乃謚曰思許氏以早世不遂謚曰恭哀蓋於時憲度未立后妃之謚或有或亡非有定制漢家之興為未脩矣後漢中興世主好禮考妣周之興參前漢之舊既從其帝名復加以后謚表帝之名於上繫后之謚于下故光烈皇后者謂光武之烈皇后也非東光以為謚也明德皇后者謂明帝之德皇后也非東明以為謚也然自明德而下皆以德謚故秦豎以為善惡一貫非

大行者受大若小行者受小行之義乃追改和后曰熹安后曰思順后曰
烈后之謚雖改帝之名不易人足以知從帝之謚以為稱非同帝之謚以
為謚也魏氏及晉蓋亦因之魏武宣皇后者謂武帝之宣皇后也文昭皇
后者謂文帝之昭皇后也武之為謚非后所宜又非帝之名止于一而后
之得兼二也晉之武元皇后武悼皇后義亦同此傳稱之止曰元后悼后
史氏追書入繫以武烏惠皇后以居位不終故不得謚止曰惠皇后蓋從
帝之名而非后之謚也東晉稱簡文帝之后曰簡文順皇后孝武帝之后
曰孝武定皇后以帝謚有二非后之名兼此三者也其後宋之文元梁之
武德並先易后后而後繫帝號義猶此也後魏本自北夷而禮同中夏通
武以上但從帝名由前漢之制也明元以降更加后謚採後漢之法也文
明皇后以臨朝之故加氏二字史氏書之曰文成文明皇后者由帝之與
后俱以文謚非相從配故而稱之帝后同謚乃兩出之者又足以見從帝
之謚以為稱非同帝之謚以為謚也唐室因之亦無所變太武之后其謚
曰穆故曰太穆皇后文皇之后其謚曰德故曰文德皇后睿宗以後或追
改舊謚或增加本號故自昭成明肅二后而下不復配以帝名史氏稱之
乃或冠以廟號廟號之冠於后謚故又始於此宋梁之世禮官失謬果祖

之世其名有五獨取其一以繫后諡曰元正皇后原其本意謂帝與后當同諡也違誤之由良始於此人君后妃善惡自異受名之義安可同也五代之際時運屢改后妃終位厥數無幾若後唐之正簡有周之宣懿近於唐制此頗為得聖朝之初亦因五代之故及昭憲皇后上諡有司乃議改名為昭此與梁世禮官其意同也又孝惠皇明二后所上諡在太祖之前而至以孝諡及後太祖上諡乃帝諡之中取其孝字以追配焉然臣以為於義雖有違於文尚未失於義違者以后同帝之諡以為諡也又未失者帝之諡猶在上后之諡猶在下也洎淑德懿德二后上諡亦皆在太宗上諡之前而又並以德諡及後太宗上諡復取帝諡之中德字以追配焉臣故謂義之與文斯俱違矣何則德者帝之諡也今更在下淑懿后之諡也今乃以所侵帝之名繫於下所配后之諡著於上遂考周漢次及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未有此也臣又聞后之諡忠和純淑曰德漢之明德章德是也此則帝名之德與后懿之德異矣臣不知上此諡者意謂帝之德即謂后之德耶苟以帝之德耶則不當繫於后諡之下以為后之德耶則不當為於帝之稱臣故以為違謬始於梁世之有司流弊自彼積疑至今乃者莊懷莊穆二后又俱以莊諡後以帝諡所有方復追改而未知違

夫之源於此也書曰若稽古言帝者之作必考於古也語曰必也正名乎
今以帝謚繫於下后謚著於上謂之曰正臣竊未安夫革弊去惑修復聖
則明王之盛舉也因陋就寡拘滯所習愚俗之常守也臣幸得以郵陋之
姿值盛明之運故敢發舒所見俟聖哲而裁焉詔太常禮院與兩制司議
曰臣等伏以孝惠孝明二皇后太祖在位時追謚成德懿德二皇后太宗
在位時追謚當時亦未有所繫其後帝謚既定字法相合有司因仍遂著
典冊伏緣帝謚在上后謚在下止出於後漢明帝但東漢一朝遵而用之
自魏晉訖唐后謚或一字或二字亦不盡繫於帝謚今詳太祖太宗真宗
謚號其間功德神聖文武睿孝明九字三朝相通必若取一字以冠后謚
即孝德二字無專主一室之文必若遠稽漢制即太祖太宗諸后極並須
改上況祖宗號謚本朝自有制度即后謚所繫不應盡取漢明之法且神
道貴靜禮典便宜恐不必輕輒變改如朝廷必欲遵用漢制即望俟明堂
禮畢別加詳議詔恭依所奏 英宗嘉祐八年六月八日太常禮院言大
行皇帝山陵禮畢神主祇廟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增一室以脩天子事
七世禮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議觀文殿學士孫計等議謹按禮
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親德曰世與昭穆云

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而之祖丁
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昭祖
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
古之兄弟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
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
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
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罔太祖太宗
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與矣大
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脩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
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講呂等謹
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
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
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
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座於寢園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
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
遵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轡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

以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漢農府君神主於夾宣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雖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朴等再議於是復上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其說出於不見商書伊尹之言而承用禮學之誤蓋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者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為禮當遷如此則是以前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兩之意且議者言僖祖當遷者以為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臣等以為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變既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始受命之聖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祖方廟歆未遘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嘗有如此者

也漢魏及唐一時之儀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存信祖之室以
備七世之教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謹恭依
十三日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言古者天子九虞十六日諸侯七虞十二
日大夫五虞八日士三虞四日既葬日中為始虞之祭自是間日一虞九
虞之後間日為卒哭之祭真宗之葬永定陵自掩壙迄虞至于神主祔廟
日一虞祭九日而畢無間日之限將祔無卒哭之祭又曰古者始虞之祝
辭曰哀子某哀薦祔事若禮行於次舍之間遣官攝事不躬不親皆不合
于禮臣愚請俟永昭陵土虞主還內之日日中行始虞之祭九虞既畢然
後卒哭之祭事不兩制及待制官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曰古之葬云
爾近故平旦而葬日中而迄虞于寢今之葬速虞主在塗不可以無祭故
祖宗以迄虞之主在塗而日一虞者祭不可一日闕也請如舊典終虞而
行卒哭之祭宜如夏卿之議於是自掩壙五虞皆在塗而六虞至九虞皆
祭于集英殿九虞畢帝親行卒哭之祭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神宗
即位未改元太常禮院言將來大行皇帝山陵畢依禮祔太廟謹按商書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春
秋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荀子史記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恭惟炎宋受命

太祖建邦德盛流光以聖繼聖準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威神在天崇祐有日山陵畢請以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祔藏于西夾室奉置西壁石室中自仁宗皇帝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其祔藏之主每遇祔祫即如典禮伏請依故事更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詔恭依 閏三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議曰伏以天子七廟著於尚書春秋傳禮之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序世及之正祔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長得及祔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祀厚陵復土庠主還宮對越祖宗祔有日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祔合於典禮請依太常禮院所奏委為允當詔恭依 十月四日太常禮院言僖祖文憲睿和皇帝文懿皇后神主祔遷於西夾室合行典禮謹按禮記檀弓曰舍故而諱新注為高祖之父當遷者也唐會要永徽二年在僕射于志寧言依禮捨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洪農府君神主上還請依禮不諱徙之又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言睿宗神主祔遷其六月二十日忌并昭成皇后忌準禮合廢徙之今僖祖皇帝神主祔遷準不諱其十二月七日僖祖皇帝忌六月十七日文懿皇后忌亦請依唐

故事廢罷詔恭依 神宗熙寧五年正月鄭絪言伏見令文及慶曆祀儀
郊廟大祠常以宰臣攝太尉行事受誓戒致齋動經累日中書天下政事
之所取決多所廢滯欲乞詔有司凡四時郊廟大祀專使宗室近親兼使
相者攝上公行事非獨以盡齊肅中正事神之恭亦所以明皇家先親尊
祖之義使政府大臣職不至廢闕詔今後太廟大祀行事並差宗室使相
已上充攝 三月八日中書門下言準治平四年閏三月初遣僖祖宗主
藏之次室臣等聞藉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
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以下者非絕嘗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
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
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適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廟與契稷孰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贊祖考之尊而下
視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
合於經乃無考憲因情禮制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經天稽
古動容周旋雅道之從宗祧重事所宜博考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
擇取其當 四月三日詔中書門下曰廟祧之序蓋有典彝所以承先
王下法後世朕躬宅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遺缺禮或未安討論常經屬

我哲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極祖宗追尊之心朕覽之曷然不敢祇服宜
依所請施行詔書下學士院集兩制議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
祥曹布直舍人院許將張震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饗有天下
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以其皆承契稷之本
統故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人為別子之後則自當祖
其別子不復以契稷為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
諸儒違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非有功
者莫如鯀而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僖
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然則僖祖為始祖無疑矣僖以謂僖祖不當
比契稷為始祖是以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者
也況於毀其廟遷其主而下附於子孫之室以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
哉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今遷僖祖之
主而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時皆降而合食也
情文不順無甚于此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
天焉蓋言尊祖而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推后
稷以配天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秦漢以來興章燹缺祖宗廟祧始

夫先王所以尊祖之意諸儒異論無所據考臣等考之經傳質之人情謂
宜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無所悖戾翰林學士韓維別
議曰臣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
人制事存遠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
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述其基業
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
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
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賤貴於德之
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
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
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
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流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焉曰南
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
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
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
者非契稷所受以通其子孫之國乎是因言之南周之所以興契稷不為

無所興也則正考父作頌遠通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殷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印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閥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信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述功業未見其所有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所以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序以為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次序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繁僅祖東饗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乎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識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天章閣侍制孫固上議曰臣聞先王之禮本之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不慕古以違當世之宜不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親有疎戚世有異同此文禮所以損益變

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宋立萬世無窮之基。其為宋始祖而配天受饗理在不疑。今聞乃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為始祖。則遂當受配郊天。此臣竊所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太公之通法。未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違為得正。而今議者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既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為本始之祖。是未推王者興起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其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大下而推以為始祖。可矣。若夫膺天受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為太祖亦宜矣。此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以行也。今為議者必曰。方今天下際平。人物安樂。不愧治古。而禮樂文物祭祀制度。謂宜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治。以為法。故有僖祖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說。臣恐以為過矣。夫本朝之興與商周為異。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興雖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益茂。迨於文武受命而得天下。則源流之來豈不有自哉。故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自周而上竟齊夏商。

之世非不美也其祭祀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為
備哉故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耳夫稷當堯氏阻飢之時始
播百穀使萬世粒食其為功大矣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
配天也夫以文武之王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耳使周
無后稷之重則周公之祀豈不得捨文武而及他人且後世之興其先既
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而遽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
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帝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饗
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為始祖
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不復為完書而禮經猶為殘
焉其後漢之諸儒勞慧聖人之餘言委曲加意而編綴之故多駁雜不經
之說附其鄭康成章句之言而聖人之禮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祖宗者
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
易饗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詩也其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元
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乃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
及饗之語則祭法之言禘饗者臣亦未敢取以為信也雖然就其說而考
之亦自非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天取配何則繇障洪水雖疏導失宜而

尚因之以成功身被誅死故夏人郊之冥業有其官而死於水故商人郊
之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見有其禋禘之功而欲同冥
禋之祀臣竊以為非宜也漢高祖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
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後而祖高帝景皇帝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
帝神堯之父也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園邱
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
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嘗有土宇
而欲以為始郊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創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
年間天下之人誦咏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
尊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絕
唐虞上法商周此臣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帝受周禪傳
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傳祖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
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傳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必有所替
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陛下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
而失沿情之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所不受非所宜而祀之則
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有

大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者謂是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好見於生民
不明被於後世乃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
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神不受天不饗非陛下所以專祖事天
之憲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據南面之尊而饗四海九州之奉
者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今日之所授傳事宜莫加於太祖矣或曰禮
則子為祖契稷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魚豢以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
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
封於趙城而趙襄始得姓今若必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襄其可乎
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但欲存僖祖為始祖耳至於祀天為配亦不
輕議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僖祖為始祖祖必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
祀替矣此臣所謂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毀僖祖之廟藏其主夾室而下祔
子孫可乎臣曰是不然也臣聞神道尚右今太廟一堂夾室在西桃主藏
室中而居順祖之右固已順矣蓋非所謂下附子孫之室而替其尊也必
猶以為不可則其制有可為者今欲乞特為僖祖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
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當祔祔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
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

祖之尊自有所中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尊之義也若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之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為萬世法不亦美歟事與商固有殊禮之從而亦異此臣所謂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仁孝以宗廟重事悲其於禮小有乖違故令下兩制臣寮恭議陛下苟以臣言為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獨以為疑乞送禮院同恭論臣等惟宗廟朝廷大禮反復思慮於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異說伏望陛下少加採納詔以組紱等二狀并因議下太常禮院同郊配一處詳定以聞 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凡物無窮而理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七廟據其世數之上下迭毀而七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高祖而上則又何也必曰不及見也則聞而知之者也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國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為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而顯考之外必祧也自二祧而上惟始封君而祖也借無始封之君則亦祖受命而王者耳如祖之臣見其以有八廟未見其所謂七也七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凡族至

高祖而心也皆以禮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國極之恩也
以國極之恩為不足報則國有無窮之服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國極而三年也
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伏惟我朝宗廟英宗之廟則考廟也
仁宗則王考廟也真宗則皇考廟也太宗則顯考廟也太祖則祖考廟也
宋無始封之君因以太祖為祖考理勢然也以太祖為祖考則僖祖之廟
穀非契稷始封之比當太祖之時固宜在四親廟當陛下之今日世數差遠
在顯考之外則理所宜祧者也或亦為壇者也設宜壇而祧之然且不可
况曰不祧者乎臣愚以為當今僖祖以祭法格之宜在二祧之域不宜不祧
決矣如顯考外而不祧臣疑祭法非先王法也或詰臣曰今者遷僖祖之主
藏之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于子孫禮乎臣應之曰何必夾室也國有祧
廟存焉謹按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又曰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
有司黜陟之以此言之則祧固有廟明矣今以僖祖之主祔廟焉又何必
下附子孫之夾室也如朝廷未暇祔祧廟則始僖祖之主專藏西夾子孫
之主藏之夾室亦豈替其尊也或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商周雖祖契稷湯文然猶不絕也宋既主太祖矣亦可以絕
僖祖乎臣對曰是祧也非所謂絕也猶有祧

廟焉亦有追饗焉願遠之於無事禘祫而後及之爾謹按祭法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靈祖高陽而宗堯商人禘嘗而郊契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舜繼堯之大統此所以祖堯之父也周則不然於
稷始封之祖也非獨廟之人從而郊之重之也於嘗則遠祖也非獨不廟
焉禘而後及之爾抑禘嘗者自有虞氏商人祖之此周之所以不立嘗廟
而獨廟姜嫄也彼商周人之於嘗禘而後及之然則今之僖祖亦以禘祫而
後及之不亦可乎或又難曰曰今者禘祫敢庶僖祖之祧就太祖廟乎臣
人將應之曰若以周人不立嘗廟而曰禘嘗而郊稷既不立廟未知禘何
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亦就稷廟而禘嘗以其稷配之手田此觀之
是謂屈祖之伸伸孫之屈始乎正之變也若以太祖之主從僖祖之祧此
則祖以孫伸孫以祖屈比之屈伸而伸屈殊有間矣此遠之之義禘祫所
以祫祖居東饗之位景皇從昭穆之列也此傳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之義也是亦變之正也今者之議將取正之變乎則亦取變之正乎是亦
取其變之正也况太廟一歲而數祭禘祫數年而後及如此則太祖之尊
一歲而屢饗遠祖之尊數歲而一伸於以求之禮法考之神道質之人情
是亦變之正也今者之議可祧僖祖而祖太祖則如是可也苟不祧僖祖

則是太祖啓運正極聖神英武為宋子子孫孫立為世無窮之基本而不
得專嚮東嚮之尊臣思宗廟坤靈未安於此也伏惟陛下聖神仁孝聰明
睿哲政右而蹈道垂權而和禮以宗廟大小差事失禮則得通乎鬼神而
通乎後世於是乎雷陳從衆下之兩制示不專輒臣雖非兩制然而目睹
國家大議其容謀嘿自非思慮之熟亦未始輕著于篇敢以前之言輒貢
愚弊議格不下事敗宗里謀姦有索 給祿之祭亦當原其所以子孫者
雖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之近密給者自即泣制廟始而謂之朝饗王者饗
及一世世繼以及祖祢祖以及始祖四時各于其廟祭之於是自有國備嘗
此禮自周禮書立美而後繼之臣不及猶以為未也嗚生有合夜歟食之
志乃為始祖之所自出故稱親親之主而祭之故於是乎有給祭焉既給矣
而遂繼之自何處及繼之為未也人惟其上而各稱其祖之以上者而
祭之惟此先王自神宗四至此則仁之至義之盡也然端之自自以甚
祖祢若爵若祖祢若賜焉賜也年少日黃帝則虞夏黃帝以高陽氏配南祖
實出曰南蠻曰南人神農以炎配周祖文王亦出自蠻故周人稱蠻以文
王配曰文王亦出自蠻故是祭所及者遠也黃端以來世豈不昭然自
上皇以前無間故曰高祖以上惟見太上皇一世而已繼自處士君而上

亦無間故明帝上事高祖之文宣王以下止世而已劉氏出於劉宋而漢
不稱曹曹氏出於陸終之子豈而魏不稱漢氏以諸謀不明故也秦惟藝
祖建漢唐故事祭四親廟惟唐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
說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祫與禘皆合羣廟之主饗食於始祖祫之時不
同而禮無異孰謂其是為國家世系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
出而不得則禘禮當廢此无怪所以言之於先朝而先朝所以使其言失
世四時之祭僅行于原廟君子思古安得不歎息於斯云 祖宗配饗之
說有三首以即祀而配饗者有以明堂而配饗者有以祫禘而配饗者周
人即祀后稷以配天是即祀之配饗也因公家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明堂之配饗也虞夏祫禘者祖顯帝而宋堯禹殷周祫饗祖契而宗湯
祖文王而宋武王是祫禘之配饗也是禮也禮用之於配饗也有不同而
其所以為尊祖敬宗之意則一而已矣自時漸遠如用之於祫而以始配
用之於明堂而以敬父配用之於祫禘則祫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
皆是也其他如人臣配食於祖宗則以其有功於國家也賢人配食於先
聖則以其有功於斯道也因以附見於其末云十月十一日同到大常寺
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公裕梁燾等議曰伏以天下大禮莫重於

宗廟崇孝事神以昭臨四海是以聖王慎之必務極其至當代惟億祖神
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序建立明詔訪逮垂為萬世
法然議者因主有失遂欲推為始祖臣等敢以此為議昔者商周之興本
於契稷考諸前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
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湯而有天下修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商
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
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然則
契稷為商周之祖其傳已以其禮素定後世固無得而易之矣奉之為太
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商家興廢之久歷虞夏之
世其來長遠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啓歌后稷之功傳
稱焉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謂為祖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
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康成云夏大祖無功而不立自禹
興二昭二穆耳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
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晉祖宣帝
則征西迭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
明例也既已發契稷其則上之親廟不得不毀晉當然也僭使魏晉故不

祖武宣而越取處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數未知更當及於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雖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後而變在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便為始祖舍始封而即之則古未嘗聞之也晉琅邪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親廟之首也為始祖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秦景祐詔書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是合于禮矣而議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別子之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但為諸侯明尚不祖此別子況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若夫禹不先鯀則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日以正文公之逆祀非尊祖之論也唐仲子陵所謂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邪伏惟宋之為宋由太祖皇帝應天受命首創洪業建大號於天下異乎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祖雖為聖商之先而有廟直由太祖親盡則違古之正義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反而進之以為始祖臣等周疑其與契稷異矣使契稷本無功德初不受封引以為據庶

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無疑也設欲必據此論臣等又有可言者焉蓋三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倍之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次不可推則斯言也詔旨所不著史臣所不錄歷百餘年莫知當時之實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來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魏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萬世無以云報奉之以為帝者始祖於禮無不宜者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謂始封為太祖乃諸侯制也臣等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襲親雖盡而廟不毀是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已為其國之祖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其始祖若必求太微之精神靈之感謂為始祖所自出將見遷就其說奇譎無已彌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云既立七廟須崇始祖而張齊賢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此兩儒講之孰矣大抵契機不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若乃藏主未順宜必改

定蓋夾室者子孫廟之偏室非廟之正也議者謂神道尚右夫其旨矣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然皇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祧其所藏先公先王之遺主也先公遺主藏於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且有藏主之祧雖無始封遠祖上為之主而先王之祧不可以闕目等恭詳乞畧倣此制兼別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祖則一依舊制座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情之順也魏晉及唐嘗議遠廟之主矣認鍾繇高堂隆衛瓘皆當世名儒並云處士當遷故景初之制謂三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則遷一如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晉永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王太祖世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拾奈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謂可別築一室以四居主迭遷則室祖位正矣自虞喜劉詡韋弘王松子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制構築別廟以藏獻懿柳冕王終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說雖卒藏於興聖廟然本無異於別室也惟願真卿引蔡謨權居東向之一句而下本其改築之議獲譏於時此前世之論皆有考據本於經意不敢謂後世之失而一切黜之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又曰亡於禮者之

禮況有前人商榷盡理之論乎或曰別廟而祭非所謂合食也臣等應之曰史室非便當為別廟則既其正大節矣合食分食要皆孝饗之道但以於屬既尊不可異昭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別廟得禮之變復何嫌哉若云不可分食當合於太廟則不唯承虛東向且使下從子孫孰為得失是則億祖別藏列聖不動神靈安妥情文皆得其於義也合矣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尊事宗廟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學術淺陋討論非長徒能述遵朝廷正大之意別白議者未通之論冀以稱上聖因情制禮之道焉惟陛下幸留神詳擇 同知禮院太常蘇稅議曰臣伏聞天下之大義莫尚乎尊祖天下之大事莫重乎宗廟之祀故有天下者推尊尊之義以及乎上始祖禰下以遺萬世法盛德之舉也王者必及其始之所自出所以別於諸侯也今聖朝未有始祖之祀於大典禮猶有所闕故相臣以為言陛下留聽而善之復下訪于羣有司豈非以宗廟為甚重改作為至難極嚴恭寅畏之意欲傳問而盡臣下之慮乎而求末學小知曷足以上當詢謀敢不論次其所聞宣究其所思惟陛下擇焉幸甚幸甚伏以三代廟數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推先儒謂夏后五廟商人六廟周人七廟竊惟先王之道未嘗不同其歸而制作名數不能無小變損益以從事者其於尊

嚴祖考稱情立文之意則一也至於立廟或五或六或七者所因之迹有
隆殺故制禮以報之不得而同也是以昧時者不相沿襲異世者不相襲
禮欲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秦漢而下典禮廢缺多不足法而猶有
能遠變合情足以便於一時而已聖朝追原先帝事祖之意欲盡傳聞之
所及止於其所不及而因奉以為始祖又以正神靈之班尊尊之至也
伏思僖祖與商周之祖雖治謀隱德無所先後而時有汗隆通有顯晦故
其迹亦緣而少異謂宜追崇之禮因小有所損益庶乎稱情立文而為之
極以遺萬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廟必欲奉先尊本雖隆于夏商可
也若太廟之右特立僖祖一廟則祖考不附於子孫此所謂有疎而不絕
有遠而無遺因情制禮而不踐迹者類於是矣臣維臣周謂夾室在右為
尊於正室不恩之甚非臣之所敢聞也至於郊配之禮在太祖之世嘗行
之矣自太祖至于英宗不復追配而奉宣祖崇配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而臣詳觀建議之文亦未嘗及追配之說如臣之愚謂仍舊便臣再詳
祖廟之制設若聖朝不欲于太廟興作而務崇簡質追述古始而參用
近代之法庶乎易行則有唐正元以懿獻二祖之主附于興聖德明之廟
蓋尊登陶武昭以為遠祖之廟故升懿獻於尊卑為順也臣又伏見外傳

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子孫未嘗不帝虞夏商周是也史記載趙氏之祖出於柏翳佐大禹平治水土事虞馴育上下鳥獸皆有功其後造父事周穆王為御以救國中之亂而受越城之封子孫因為氏今景靈聖祖每歲陛下躬行酌獻之禮亦近於興聖德明之類若升祔僖祖或因以祀柏翳造父如唐德明興聖之比則不為下祔於子孫雖不令祔而免於瀆祖亦因時制禮之道也伏緣宗廟重事非小臣所能詳究敢乞聖聰垂聽咨訪大臣而慎用之若猶以為未安則臣又聞古者有大疑必謀及卿士龜筮衆人所以盡人神之意也卿士者謀於人者也龜筮者謀於神明者也今朝廷未有龜筮之官宜若可舉而行而又自咸平至於有唐歷朝有宗廟疑議必下尚書省集臺省諸司百官會議而後朝廷斷而從之乞以此二者付有司檢詳施行臣竊儒學習慮止於其所聞見至於通變遠節乃聖哲之任非愚臣之所及也惟陛下裁之愚臣伏見唐會要開元十年明皇特立九廟獻祖復列於正室以恪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則是以始祧而藏於西夾室非便故復立廟正與僖祖事体相類 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周孟陽同知太常禮院宋克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曰竊以宗廟重事前代闕疑不質諸經雖以折衷今檢按儀禮禮記周禮毛詩經傳

其如後按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
而生若稷契也疏云其始祖所由出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之王者之
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后稷與契而已其實帝王皆有所
感而生也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並於親廟外祭之臣等看詳古制王者宗
廟有始祖太祖之別諸侯則止於太祖無始祖也按毛詩大雅生民之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箋云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正
義云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宗雖稱太祖謂文王也
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
后稷之所絰繹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又按
周頌離之序曰離禘太祖也注云太祖謂文王正義云祭法禘嘗而郊稷
郊謂祭天圓邱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
郊也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人言文武雖后是此皇考為天
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繼后也人其詩云既
又烈考亦右文母注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臣等看詳周以后稷為
始祖文王為太祖與儀禮之文相為表裏按禮記太僕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太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
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歲之正且郊祭之
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汎配五帝也正義云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惟王者得行故
云不王不禘也臣等看詳王者始祖當配祀感生帝故周郊祀后稷靈
威仰也按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
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禘郊祖宗謂
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正義云必
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于祭惟圜丘耳臣等看詳
夏禘黃帝商周禘嚳蓋圜丘之禘也是冬至圜丘駐身饗天下者得以配
焉按周禮大司樂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注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也疏云王者皆以
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郊與圜丘
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之禘以嚳配臣等看詳周圜丘以
嚳配祀感生帝以后稷配與禮記儀禮毛詩經傳相為表裏云按字統
字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

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祀太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遷亦當藏于后稷廟也 臣等看詳先公遷主于后稷之廟是祖考遷主不可下藏于子孫夾室 臣等參詳諸姓傳古者天子必尊始祖配祀感生蓋以追崇統系本始非謂推有功也諸侯則不然但推始封之君以為太祖而不及始祖也是以周有天下推統系至于后稷后稷者帝嚳之子周不可以祖帝嚳故以后稷為始祖商推統系至于契契亦帝嚳之子商不可以祖帝嚳故以契為始祖夏推統系高之父曰鯀鯀者高陽之子夏不可以祖高陽故以鯀為始祖示與諸侯之制異也至秦并六國嬴政自號始皇帝漢襲秦故以高皇帝為太祖之廟不復如禮經追崇始祖蓋一用諸侯之制耳魏晉而下傳繼弗永接以衰亂禮文殘缺爰及有唐雖世教隳久而宗祧制度多不稽古本朝藝祖乎定函夏建立親廟玉牒帝系自僊祖始僊祖而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僊祖之為始祖宜矣伏請依儀禮周禮禮記毛詩經傳以僊祖為始祖配祀感生帝其舊制以宣祖配侑今請傳其禮自餘祀饗天地明堂祖宗配侑並如舊儀別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為順 臣等謹撰商以太甲太戊武丁為三宗周以文王武王為二祧世世不遷非三昭三穆之數兼睹甲祐制書太祖為帝者之祖太宗真

宗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則順翼宣三祖皆在昭穆之內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章衡議曰臣竊以宗廟重事禮經不完學者所執異見論議難一非上聖莫能考伏惟皇帝陛下天賜睿哲孝通神明力採時弊斷新朝政而廟祀之序遷毀未安覽輔臣之奏覽然發德音延訪近侍人屬諸禮官詳慎採擇務從其當臣雖學不到古而職在參論今請先舉取衆說之失然後博考於經折中其議一曰僖祖皇帝在七世之外禮當祧遠臣以為不可謹按儀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說者謂太祖始封之君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故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本統相承重始也我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與稷契無以異其可毀其廟而遷其主乎二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以其功之所因故推以配天焉今僖祖之烈不昭見于生民不明被于後世而欲以所事稷契而奉之於古無古臣以為王者尊本統之祖德厚者流光故上推所始非必有功與封國也不然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三曰神通尚右夾室在西僖祖神主祧藏于其中猶處順祖之右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臣又以為不可夫替其祖考之尊下祔于子孫之室而曰以右

為尚何以異堂皇正位卑者都之而列尊屬于榮祿之間其可謂之禮乎
四曰僖祖為始祖宜列立廟臣又以為不可夫列廟之制經典無文周之
姜嫄則今之后廟是也豈可以始祖之尊而與后妃為比乎五曰昔者魯
立煬宮春秋非之以其已毀既藏而遂其失乎五者之說皆為非是臣聞
儀禮疏義曰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不止契稷而已詩序生
民曰生民尊祖也說者謂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故離禘太祖謂
文王也自古有天下者必尊始祖秦漢而降典章殘缺廟祧遺失始先
王所以尊祖之意今陛下纂承大統恭事宗祏宜正有司之失以合先王
之禮伏請尊僖祖皇帝為始祖而順祖神主在次當還此所謂子為父屈
以定七廟之制其於郊配則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與儀禮周禮疏義皆同說者謂祭所感帝則配以始祖伏請以僖祖
配饗上辛感生帝之祀而罷宣祖侑神之位此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以稱祖宗追孝之心自餘祀饗天地明堂祖宗配侑並如舊典於情文為
順臣之愚陋據經法說伏乞斷自天心詔法萬世 判太常寺兼理儀事
宋敏求言准中書送下僖祖廟儀今太常禮院詳定緣治平四年先帝祔
廟祧還僖祖時祔禮官孫樸桃還文字今未詳定緣有前議不敢異同謹

以預聞詔免詳議 十一月中書門下言准詔韓維元絳等及孫固奏議
僖祖神主祧遷異同事送太常禮院詳定以聞內章衡周孟陽等請以僖
祖為始祖配祀感生帝張師顏等請以僖祖為別廟蘇稅請以僖祖附景
靈宮者竊以聖王用禮固有因循至於道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變古今
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或以本統所承措之別宮為當類皆離經
背理臣等所不敢知伏請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
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如得允當乞降勅命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
施行詔恭依 先是上謂王安石曰卿前言僖祖事宜以時裁定安石曰
此事於先儒無說於三代亦未有以但義理當然耳已而進呈兩制議上
曰昨日韓維引文武之功起于后稷以此謂周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安
石曰經稱文武之功非稱后稷之功稱尊祖非稱尊有功言起於后稷者
謂非文武之功不能有天下不能有天下則不得行祭天之禮而文武非
后稷焉出故行祭天之禮則以后稷配天此乃所謂尊祖也上曰維又引
王不待大以為亦侍小國如何安石曰孟子所論自以湯文王不待大
國然後有天下何與尊祖事乎且夏禹邠鯀非因鯀受封然後有天下
前代國有不待有國而王天下者禹是也故楊雄以為禹以舜作土上曰

懸冷水或有封國亦不可知安石曰若據書傳即封於有夏氏曰有姒者
禹也無與繇事上曰尊祖不計有功無功此理無疑安石曰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王者天太祖故配天以祖若以有功則郊繇豈得為有功也安
石曰雖言夾室在右自為尊處此猶無理若子孫據正堂使父祖在偏
廟乃以偏廟為尊豈不悖理又言至禘祫時則合僖祖東向如此何以還
其主毀其廟况古無以還主東嚮之理又古者言還主皆陞合食今乃是
降而合食也上曰今郊配當如何安石曰前代郊配亦不一如商則祖契
而郊其與周祖文王而郊稷不同然以理言之若尊僖祖為始祖即推以
配天於禮為當先王之制禮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推太祖之孝心固
欲推其祖自僖祖以上其心與祖休且無以異即推僖祖配天必當祖宗
神靈之意上曰宗祀明堂則其禮當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祖當祀今
太祖與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義為當上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
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
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歡心使各以其職來助明堂宗
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
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上曰疑僖祖非始祖安

石曰誠如此然僖祖與稷契事既不盡同既郊與不郊亦無害逆順之理
裁之聖心無所不可但本朝配天之禮亦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害逆順大
論故有所未暇陸正上曰今如何議之安石曰欲政宣祖以僖祖感生帝
安石又曰原國言欲無僖祖立別廟以比姜嫄為祖安石曰立別廟自古
無以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姜嫄媒神也以先妣故或其禮與樂舞皆序
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固不為嘗廟而立姜嫄廟者何也上曰士大夫好禮
以為已任故議宗廟事即務為紛紛為京曰士大夫皆以太祖不得東向
為恨安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為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學士大夫則知
尊祖矣詩人稱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則奉宗廟供祭祀當擇學士大夫之
髦俊者與之從事豈可以合野人為當也上皆以為然故降是詔於是詔
次年正月十一日正春薦饗太廟奉安僖祖皇帝文懿皇后及祧祧順祖
皇帝忠明皇后前二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詣陵於僖祖宣祝文兼其所
以遵崇之意 熙寧八年四月十四日太常禮院言朝廷已尊僖祖文獻
皇帝為太祖始祖今未孟夏禘祀合正東嚮之位詔恭依 元豐二年十
二月二十日太常禮院言恩開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太后謚號不應稱
太禮部以謂入廟稱后義繫於天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今百司文牒及

奏狀恐不合除太字如璽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稱皇后今慈聖光獻皇后
宜依故事冊文初稱大行太皇太后所上尊謚祔仁宗陵廟即去太字謚
寶宜以慈聖光獻皇后之寶為文餘行移及奏報並稱太后從之 六年
三月二十五日三省言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儀禮曰夫婦一體故
祭禮則同牢而食合卺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曰夫婦一體未
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媯為媒神而帝嘗不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
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閟宮周禮謂之先妣是也自漢以來凡不
祔不配者皆援姜媯以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蓋其間有天下者
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已嘗正位矣有所不幸則當立繼以
奉宗廟或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說則立繼之禮其來尚矣始微終
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實之別廟不得伸同凡
之義則非禮之意夫婦天地之大義一體而將合故聖王重嫡重嫡所以
重宗廟非始微終顯前娶後繼所當異也恭惟孝惠皇后竇太祖皇帝元
妃淑德皇后竇太宗皇帝元妃章懷皇后竇真宗皇帝元妃孝章皇后竇
太祖皇帝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或以其繼而皆不許其
配若以為未嘗正位中宮則懿德皇后亦未嘗正位中宮已配太宗矣若

以為繼則明孝皇后亦繼也已配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完其失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請陞祔太廟以時配享以稱聖主以孝孫事祖之意詔恭依於是命有司詳具合行典禮而尚書禮部太常寺言四后陞祔欲准慶曆五年孟冬章憲明肅章懿二后陞祔禮畢遍饗太廟止行陞祔饗禮其太祖太宗真宗三室之中增建祔室四皆以南為上仍用景靈宮奉安神御例遣重臣行事冊比親祠太廟用竹宗室選郡刺史捧進而史官讀之選親王使相以下為三獻宗室正任刺史二員分獻配饗功臣七祀陪祠宗室正任以上立班廟庭告遷神位各用細仗二百人並從之仍詔陞祔四后用祿殿告遷以宗室行禮西掖星門外亦用義物稱事陳列七月十二日行陞祔之禮是月以陞祔贊廟不行孟秋薦饗之禮元豐八年^{太祖即位}八月九日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伏準嘉祐詔書七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威神在天崇祔有日傳祖皇帝為始祖祖皇帝萬世不遷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於世次當祔將來大行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廟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祔藏於西夾室置西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之次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皇帝以次陞遷其祔藏之主每過祔饗即如典禮伏緣宗廟事重故事當下侍

從官待制以上恭議詔恭依於是吏部尚書曹孝寬等皆言當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其陞遷之禮祝告之大興後日興工之事當下所屬並如舊制從之徽宗元符三年五月四日尚書禮部太常寺言謹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親德禮記正義曰父子曰世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唐志曰七世謂從祖以上也晉成帝時宗廟十室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逮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為十一室合於溫嶠等諸儒金七世之議考之歷代於禮為宜將未大行皇帝山陵畢依禮祔廟恭惟皇帝陛下祇膺先帝之統實承神考之世則太廟之室當從神考皇帝以上至僖祖皇帝是為七世本寺稽參與禮竊以謂大行皇帝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附廟日伏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九室故事當令侍從官秘書省長貳參議於是權知開封府吳岳厚權戶部尚書李南公禮部侍郎趙挺之權戶部侍郎杜希康等言看詳七世之廟見於尚書後世廟室之數雖增不同至於七世之制未始有異若以兄弟為世則親親之恩未盡而廟食已毀恐非有天下者所以崇事七廟之義所有太廟殿增一室欲依禮部太常寺所請施行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言竊考書稱七世之廟可以親德禮王制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七廟之制自先王以來於

今未之有改恭惟哲宗皇帝嗣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是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謂宜深考禮經還祔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黃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人曾肇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禮奏謹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禮記所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世定於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神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特因廟數以經禮言之也恭惟國朝自僖宗而下至仁宗始脩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還順祖神宗祔廟則還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宋大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即位則還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在禮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還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郭知章入言國家累聖重光廟祀之制稽合先王之禮升還祧藏之法自有常序恭以將來恭陵復土虞主還宮升祔有日則大行皇帝升祔於神宗父子也昭穆之序禮無不順至於祧還之法則視親疎遠近之序當上還宣祖以應七廟之制若夫廟室之數晉唐以來雖增損不同然本朝宗廟同堂八室其制已定若更增一室則當有八世四穆三昭非禮之正恐不足以應古義詔依禮部太

常寺所請門下侍郎李清臣奏臣近備位禮部尚書具見太常禮議大行
皇帝廟制本末臣亦為職事不可以忽雖偶蒙聖恩亟擢入門下省供職
其所上廟制不與簽書然太常所用古今典禮臣皆同共考究委實釐定
無誤近觀三者已有定議竊聞從官佳勅覆議而或紛紛異見臣竊以大
子事七世父子則稱世兄弟則稱及今皇帝陛下以弟承兄統於大義當
自繼神宗為烈考大行皇帝升祔廟室自亦不失推崇之義而陛下所事
之七世禮合用稱以上數之及為七世則世數方足若以大行為世處之
於皇考之位則遽然祧去宣祖違背典禮有異於晉室唐朝久行之制考
之公羊何休韋元成劉歆鄭康成賀循之說皆不能合況太祖太宗以兄
弟共為一世有嘉祐詔書名儒議論及祖宗聖繼元從之文具在若如異
見之臣所陳者則不特宣祖皇帝廟當祧去而太祖皇帝一廟亦在數世
之外若違禮遽毀祖宗而俯就大行特為世而已則左氏春秋所謂逆祀
者也任聖朝而行逆祀使七廟之禮失正雖誅議臣恐無益也臣以謂宜
知太常本義疾速行下及時增添大行皇帝廟室免迫附廟而行工作有
不及事又奏據宗廟之事於古今典禮果有疑文則國家於祖宗禮當從
厚難以用薄不祧宣祖而增大行廟室是尊祧去宣祖廟違嘉祐詔書是

薄送禮部照會施行 六月二十二日禮部言準修奉大廟使司狀准勅
太廟增哲宗皇帝一室今殿室一十八間西夾室一間見奉安順祖翼祖
神主欲只用東夾室一間奉安哲宗神主詔依今采已用夾室未審合與
不合增修哲宗一室尋據太常寺稱若依修奉使司申請就東夾室奉安
哲宗神主不惟廟室非正亦於典禮未安兼諸室各闊二丈九尺東夾室
止闊九尺合用牙床闊一丈六尺神帳闊一丈六尺五分又有行帳奉神
之物各件不少其夾室狹隘不可安設緣將來祔廟尚兩月餘兼已差修
奉專使若於神宗室之東依見今八室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立夾室於
祔廟前尚可趕辦庶幾仰禱陛下嚴奉宗廟之意詔依已降指揮仍別造
神帳牙床等權行奉安二十七日太卿常少卿孫傑奏臣竊詳國朝宗廟
用東漢故事同殿異室乃古之一廟夾室止藏祧主考之歷代即無夾室
為正廟之文按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今先帝神主措之夾室即是不傳
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不同緣朝旨近因增建哲宗皇帝一室
遂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今修奉之使却乞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
使之意相違若以謂修完不及則去升祔尚有兩月有司自當竭力應辦
况宗廟重事升祔大典固當以時脩舉全禮不可苟就省約兼朝廷清明

闕暖無不能備禮之由又若裁損祭器奉神之物以就使臨不唯與諸室不同而先王祭器制度從此不用是皆去厚從薄捨隆取殺非聖朝之事竊唯自先帝初喪以來凡送終之禮悉從隆厚若升柩之時不能如禮恐非陛下崇孝之意兼若用夾室便為升柩之室即祖宗之廟遂無夾室非禮之正欲乞檢會大常前議於神宗室之東依見今八室制度增建一室及依舊存立夾室庶於禮意無違尚書省言大行皇帝祔饗大廟增室在東與祖宗並列祿廟室未脩又定用八月行禮若旋行告還神宗已上神主更修廟室則期日迫趣功力不及故須權宜就太廟夾室及時升柩訖旋即增修豈為簡陋比之前代修廟室不及者權宜設帷幕行事即今來崇奉不為不至况禮官將夾室地步試列祭具已無不足本無可議而太常少卿孫傑輒爾立異妄有奉陳詔修太廟使司及禮部太常寺速依初旨施行 七月二十四日奏告太廟八室述以東夾室安置石室權行奉安哲宗皇帝神主並奏告神宗皇帝述以東夾室安置石室權行奉安哲宗皇帝神主告遷權赴齋殿奉安之意八月二十三日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應觀南周下逮兩漢雖禮不相襲而率由茲義未予小子獲奉七屯帝德不足

以對越在天增光前烈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夏太宗受命繼代底
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奉太平之業登岱告成文物興章於
斯大備昔在仁祖並尊為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
仁治天下在位四十二年利澤之施丕冒四海早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
之重指宗社於泰山之安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饗祚日淺未竟
施設奄棄萬國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為於天下興學
扶崇經術勸農桑寬徭役禁暴以武理財以義比政令法度有未當於理
不便於時者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何可勝紀羣臣援舊典數上徽號
然深自謙挹終抑而不居規模宏遠凜凜乎三代之風矣而廟祔之制殊
未議所以尊崇之典關孰甚焉此朕夙興夜寐之所不敢忘也宜令禮官
稽參周兩漢故事考定仁宗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庶成一代之典以章
本朝累聖功德之盛以副朕為人子孫顯揚尊奉之意 十一月二十八
日尚書禮部言奉詔令禮官稽參周兩漢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以
聞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議竊聞親親本於仁尊尊本於義世有遠近則
情有隆殺故廟祧不同禮蟬有別者所以嚴典禮示有極也祖有功宗有
德所謂沒世而民不忘者故服屬雖盡而朝食弗殊者所以昭德垂無窮

也禮者稱情而立文非私有厚薄也謹按禮記王制尚書咸有一德春秋
穀梁傳荀卿之書皆言天子七廟則有天下者事七世親盡則毀古今之
通制也至於有功德者宗無常數故商有三宗周存二祧其來尚矣漢詔
羣臣雜議論者不一唯大儒劉歆學術該洽謂宗無常數所以勸帝者之
功德議者善之於是以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司
徒掾班彪世推儒宗亦以歆之議爲博而篤也光武立廟洛陽奉祀不改
至建武十九年又尊孝宣號曰中宗明帝推崇光武撥亂中興更爲起廟
號曰世祖以元帝於光武爲穆雖非宗亦不毀於是洛陽高廟四時加祭
凡五帝孝明崇儉不起後廟間祀更衣廟宗初不敢違然賜東平王蒼書
曰思念先帝躬履九德比於三宗誠有其美卒用太尉意等奏上號顯宗
和帝遵孝明故事亦尊孝章帝爲廟宗皆世世奉承不毀率此義也次仲
等竊述商之三宗周公舉以戒成王其在中宗宣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
不敢荒寧而已其在高宗嘉靖商邦無時或怨在祖甲則曰能保惠庶民
不敢侮鰥寡而已下逮兩漢文武宣明章此數君者守先王成業其見諸
行事其載史策與商三宗較功比德抑又可知也已然之事皆當世宗之
後世稱之猶紳莊色而議無敢少損固非有承絕學千載之後復然獨出

於百王之上如我仁宗神考之聖君若此之盛者也是宜億萬斯年承
不怠請如聖詔尊崇廟祏永祀不祧與天無極禮部言當如太常寺所議
於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詔恭依 崇寧二年八月一日臣寮上言伏見
李南公元符間自成都府召爲戶部尚書先帝於南公恩德厚矣元符
之末韓忠彥李清臣等用嘉祐故事專置使司以修奉哲宗廟室而南公
與內侍閹守慙竇總其事南公心藏親望曾不畧行興修而升祔之時置
哲皇帝于東隅夾室之中藏之祝板之室而處之祧主之地禮官抗議而
莫奪也緣夾室被隘即無神帳牙林所以奉神之物鼎俎之器皆不能陳
列遂致裁損制度以就狹小旋行造設出於隨宜翫侮威靈有同於兒戲
甚非陛下所以崇奉宗廟之意方是時李清臣等務快私意而置先帝於
廟數之外已失禮矣又况升祔之際曾不得正廟以歸而奉屈於夾室之
中至無地以陳祭器則時饗月祀神豈安乎南公忘先帝之恩而迎合
臣之議得罪宗廟尚逃黜然伏望聖慈詳酌如南公閹守慙者欲乞重行
寬斥以正典刑上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允天下至公之議詔令學士
院降詔改正龍圖閣直學士降授朝散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南
公特落龍圖閣直學士守降授朝散大夫致仕閹守慙責賀州長史依舊

全州安置 五日詔朕獲繼正統祇紹泰陵永惟付託之至恩獨致友恭
之大義始營寢邑預築廟宮庀使而告以時命使而董其事庶先升祔俾
訖繕修而更不奉承心懷顧望遠今愆素輟請從權安於殿隅寓以夾室
祭器不可以陳列神帷不可以布張復裁舊規猶失經禮屬當淵默弗敢
有言因致闕遺莫能即正追思至此感念盡然達覽殫車愈傷素志屢申
治國之法用愆在天之重所有元修奉官已行黜責其元符三年六月二
十二日權東夾室安奉哲宗神主指揮宜改正更不施行 九月十四日
詔朕責奉宗祧正式古訓廟室之制厥有常典洪惟哲宗寔繼神考傳序
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成四穆於
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
列奏未上據優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神考
聖學高明義以斯思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入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
相承當為一世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場然敢不恭聽其合行事件令
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於是禮官言祧遷之序當祧宣祖昭武睿聖皇帝
昭憲皇后杜氏神主藏于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
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祫享即依典禮其祧遷祭告與工擇日學士院

禋祀文皇依故事詔恭依十二月十八日初從禮官議 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詔恩緣義起禮日情與顧復之念雖深子貴之崇宜順躋嚴序列祇妥神靈朕惟欽承皇后佑神考寔生哲宗今奉安乃在欽慈之次循思繼及義或未安內中欽光殿欽成皇后神御置于欽聖憲肅皇后之次欽慈皇后入次之所有太廟神主及將來景靈宮奉安宜依此施行詔告中外明悉至懷 是日輔臣進呈手詔命曰陛下克己以中尊友之義追念哲宗升欽成於欽慈之右孝弟之義盡矣上曰欽成遭遇神考寔生哲宗皆在欽慈之前朕又承大統於哲宗雖欽慈之恩昊天罔極而禮之情文欽成不當在下僉曰伏蒙宣諭非臣等所及 五月二十四日詔朕惟有天下有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司以哲宗皇帝廟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為世故上祧宣祖於夾室援經合禮已依所奏施行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并而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為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屑選列辟時措之宜因革各異惟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禮以義起稱情為本可令所司集官議定詳具典禮以聞禮部

言竊拜先王之禮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
當自朝廷於是降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
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于古先薄為不祧者至于五宗遠毀之禮
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隆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
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傳考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
以見其全而遺將當必通其變爰援眾議筆作彝倫惟思以緝情而為宜
則禮以義起而無愆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廟九廟之規參合二家
之言著為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邦家之福
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奏聞又詔曰朕誕膺文武之緒祗遵前
人之光輝纂弘休肇為九廟用不單於典訓爰敷告於庶邦仰惟翼祖在
天毓璣源而潛發安陵有衍架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數踰
於古連四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
雖豐不晬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徽猷蓋亦用本朝之故事宗廟體大
朕何敢專惟卿士之協同考典章而具列庶靈承於廟祐以上妥於威神
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言已降詔旨
奉饗祖睿和皇帝神主為太廟始祖及翼祖神主復還本室所有二帝忌

辰及文懿皇后簡穆皇后忌並依大忌施行詔恭依 高宗皇帝紹興元
年五月十三日太常少卿蘇遵等言大行隆祐皇太后神主祔廟合於太
廟哲宗室緣昭懷皇后神主已祔廟室其祔廟次序合取自朝廷指揮禮
部太常寺擬定合升祔在昭懷皇后神主之上詔恭依 十五日刑部尚
書兼權禮部胡直儒等言准詔以大行隆祐皇太后登配廟廷今禮部太
常寺討論合行冊禮竊考國朝進冊母后典故皆由前日未極尊稱故於
升遐之後始務褒冊以正名位恭惟大行隆祐皇太后早儼宸極及紹聖
蒙垢退處適宮謹按符元三年五月詔書旨曰朕紹休列聖承訓東朝又
曰皇太后念仙遊之沒邈撫前事以興悲惻然深矜示不終廢雖奸邪當
制不肯發揚太后之盛德懿範以昭雪紹聖黜昧之訪然道君皇帝受命
於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家婦之意亦既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改違悖典禮
以卑廢尊及靖康末太后以扶持社稷保護生靈為心一旦垂簾聽政欽
聖憲肅皇后之應旨與道君皇帝詔書故在是太后之隆各定位已正於
元符三年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復自建炎以來正位東朝母儀天
下升遐之日羣臣醵素聖情悼慕禮極優崇各位既正將來登配廟廷謂
宜專用元符三年五月詔書明指崇寧奸臣沮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所

有冊禮恐更不合討論從之 二十一日太常寺言大行隆祐皇太后比
附國朝故事未奉上謚號冊寶已前合稱大行隆祐皇太后奉上謚冊寶
了日合稱昭慈獻烈皇太后祔廟畢合稱昭慈獻烈皇后從之 三年四
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奉旨昭慈獻烈皇后謚號今禮部太常寺同共
重別討論今謹按國朝故事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皆係垂簾聽
政其謚號內皆稱聖字今昭慈獻烈皇后當艱危之際兩經垂簾聽政功
在社稷甚大其謚號內即無聖字實於尊稱之義有所未盡兼詳國朝祖
宗故事明憲皇后改謚昭憲莊懷莊穆莊獻明肅莊懿莊惠皇后並改莊
字為章字今依故事考功集官赴都堂集議昭慈獻烈皇后改定謚曰昭
慈聖獻皇后詔恭依五月二十日禮部言昭慈獻烈皇太后改謚昭慈聖
獻皇后欲依故事只以冊告廟更不改題神主詔依 紹興五年四月十
七日右司諫趙鼎言竊惟四孟朝獻于祖宗以神御邈在海邦權於明堂
殿設位行禮惟惠恭皇后則弗與議者謂道君皇帝朝蓋有惠恭皇后別
廟遇太廟祫饗則附于祖姑莊景靈宮朝獻則無祔祭之文為其嫌耳然
是時既有別廟則歲時祭饗實未嘗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况時異則事
異事異則禮異禮以義起貴於從宜惠恭皇后於道君皇帝則夫道也在

當時以嫌禮或得而畧也於陛下則子道在今日雖以嫌禮亦不可廢也
且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替四孟之饗而止從三年之祫幾於䟽且怠
矣今若設位於明堂祔祭於祖姑陛下躬行茲禮似亦無嫌或者又謂在
靖康初止循舊制今日詎可輕議臣竊謂不然時別廟既存姑循其舊
所以未暇講寬者不為無說乞下太常寺討論典禮貴於適當或依倣祫
饗禮例以為權制異時中原平定復行別廟之儀可也詔令禮部太常寺
討論聞奏既而禮官討論若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朝獻之禮惠恭皇后
祔祖姑合於典禮是率執進呈上曰禮緣人情而已朕以母事惠恭皇后
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靈宮四孟朝獻之禮何可廢也宜從禮官議
七年二月十九日吏部尚書孫近等言已議上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尊諡
其惠恭皇后合易舊諡太常寺討論伏請改上惠恭皇后諡連顯字詔恭
依詳見奉上祖宗徽號 四月十日禮部太常寺言通君太上皇帝俊奉
上諡號冊寶了日合稱聖文仁德顯孝皇帝祔廟畢合稱徽宗聖文仁德
顯孝皇帝寧德皇后俊奉上諡號冊寶了日合稱顯肅皇后詔恭依 二
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重駕發引至掖攢宮畢虔
主迴迎神主祔廟依禮經大行皇太后升祔於徽宗皇帝室顯肅皇后之

次詔恭依二十一日十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黃中等言謹按古者在禮七月而葬既葬而虞九虞而卒哭乃祔于廟惟我祖宗率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往年徵考升遐已過葬月而祔宮未還當時禮官請依典故先行虞祔之禮有詔近臣集議遂從其說茲者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訃音之來將及七月未卜因山之期若不先議虞祔宗廟月祭時饗久廢不舉於禮未安望下禮官參酌徵考祔廟及本朝還廟典故條具申請禮部太常寺討論紹興七年正月始聞徽宗皇帝升遐是年五月禮官以祔宮未還而宗廟祭饗不可久闕請先行祔廟之禮閏十月癸酉紹興侍從董鍊集議僉謂如景德故事擇日而行之景德元年有司以明德皇太后園陵不利大葬權行損宮之禮九虞祔廟皆前期而舉之十一月乙卯埋主于艱恩觀乃立虞主十二月癸亥九虞禮畢乙丑行卒哭之祭自初虞至七虞皆於報恩觀八虞至卒哭皆于几筵殿丁卯祔神主于太廟恭惟太祖造邦始立宗廟追尊僖順翼宣四祖厥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升祔而七世之廟乃脩蓋太祖太宗以兄弟相及同為一世故在英宗朝太廟八室其實七世在神宗朝尊僖廟為始祖乃還順祖而祔英宗在哲宗朝又還翼祖而祔神宗皆為七世而八室也徽考嗣位將來祔哲宗而宣祖當還於

是倣唐之制創為九廟翼祖已遷而復故宣祖當遷而不祧僖翼宣祖為
三世太祖太宗為一世自真宗至哲宗為五世遂為九世而十室也往年
徽考升祔與哲宗同為一世為故迭遷之主是為九世而十一室也茲者
欽宗時祔則翼祖當遷蓋欽宗之徽考猶哲宗之于神宗皆以父子相
繼別為一世然則今日宗廟自僖祖宣祖太祖太宗至于徽考欽宗是亦
九世而十一室也竊謂當遵本廟已行典故遷翼祖而祔欽宗從之張如
愚軍書考索 紹興十九年著作郎劉章言禮莫重于祭而郊廟為尤重
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編類成書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
將儀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納之紹熙元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臣寮言臣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為萬世不祧之
廟若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仰惟我宋太祖以神武創業太宗以聖明
繼之然後天下合於一統真宗守之以文德仁宗撫之以仁儉神宗臨之
以勵精其功德之盛巍然炳然皆咸五而登三故景佑崇寧詔書推尊以
為萬世不遷之廟竊見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登中興之
運功德之盛同符祖宗至尊壽皇聖帝聖孝純隆追崇褒大廟所不用其
至然號廟之定于今三年而萬世不祧之詔未以時下者仰惟慈衷端有

埃於陛下也昔西漢之尊文帝是在景帝之世而世宗之尊則在宣帝之朝蓋各因時而發揚初無一定之制顧陛下遵壽皇之制循列聖之矩矱西漢之宜能教德音尊崇祖烈清廟祿薦萬世亡窮則高宗之功德益彰而至尊壽皇聖帝之聖尊益光美詔令禮部太常寺具合行典禮聞奏禮部太常寺言伏以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啓運中興功德盛大爲萬世不祧之廟理無可疑依典故合降詔付外施行內降詔曰門下朕惟廟祧之制禮經具存迭毀所以明世教遠近之常不遺所以昭祖宗功德之盛祖則惟一宗無定數昔商三宗及周文武質諸載籍世世尊祀粵惟國朝率循是典太祖太宗恢闡創之丕圖真宗仁宗茂守文之鴻業暨于神宗廟精政治景祐元符載頒詔旨一祖四宗萬世不祧豈謂盛矣輝我高宗神聖武文憲孝皇帝天錫勇智沉機深畧真不世出武以偕亂文以攸平中興之烈高掩武丁內禪之懿有光被勲大功數十不能盡宣仙馭賓空威神如在至尊壽皇聖帝稽六藝之文安在天之靈厥既尊爲高廟而以時升祔矣惟是不祧之典猶未遑議願予涼菲實奉熙嘗茲用虔遵聖父之訓丕昭烈祖之光然而事大體重匪躬敢專宜令禮官詳議以聞庶幾高廟盛德大業上配祖宗下垂萬世屬副朕尊崇顯揚之意通議大夫權

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李嶽朝奉大夫試秘書監兼太常少卿耿秉朝請
大夫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傅伯壽朝奉郎太常丞兼實錄院檢討
官汪達狀準詔詳議高宗皇帝不祧之典臣等聞閭閻色祖業傳之無窮聖
主之用心也祖宗之功盛德大高世越古思所以表而異之則必發揚懿
美定為不遷之廟以示萬世不可忘此非邦國廟制之常經蓋卓然特出
而聞見者也商三十君特崇三宗周八百載獨高文武天佑我宋列聖相
繼太祖皇帝誕受天命創業開統太宗皇帝光昭盛烈混一寰宇真宗星
帝以文德懷柔中外仁宗皇帝以仁儉撫綏黎庶神宗皇帝以法度作新
治具一祖四宗萬世不遷已見於景祐元符之詔矣仰惟高宗聖神武文
憲孝皇帝遭時艱難奮發神武抗暴摧兇克復炎祚剪除羣盜九廟再安
中興之烈有光前古大業甫定一意撫摩仁恩溥洽文物寔舉慈儉之化
儼美五三功德兼隆澤流億載斯民戴堯之心永永何極廟食無窮於禮
為宜請如聖詔尊崇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之廟祀之萬世揚祖業以
彰盛美實天下之公輒詔恭依 紹熙五年八月十八日權禮部侍郎許
及之等言大行至尊壽皇聖帝梓宮發引掩轎畢行九虞卒哭封廟之禮
檢照欽宗祔廟禮官討論太祖造邦始立宗廟追尊傳順翼宣四廟厥後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升祔而七世之廟乃脩蓋太祖太宗以兄弟相及同為一世故在英宗朝太廟八室其實七世在神宗朝尊僖祖為始祖乃遵順祖而祔英宗在哲宗朝入還翼祖而祔神宗皆為七世而八室也徽考嗣位將祔哲宗而宣祖當遷於是做唐之制創為九廟翼祖已遷而復故宣祖當遷而不祔僖翼宣祖為三世太祖太宗為一世自真宗哲宗為五世遂為九世而十室也徽考升祔與哲宗同為一世故無迭遷之主是為九世而十一室也欽宗將祔則翼祖當遷蓋欽宗之於徽考猶哲宗之於神宗皆以父子相繼別為一世然則宗廟自僖祖宣祖太宗至于徽考欽宗是亦九世而十一室也當還翼祖而祔欽宗及高宗升祔與欽宗同為一世故無迭遷之主是為九世而十二室也將求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則宣祖當遷蓋大行至尊壽皇聖帝於高祖以父子相繼別為一世然則今日宗廟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徽宗欽宗高宗大行至尊壽皇聖帝是亦九世而十二室也臣等竊謂當還本朝已行典故遷宣祖而祔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乞下禮部太常寺條具修置祔室施行詔令侍從禮官集議申尚書省既而吏部尚書兼寶錄院修撰兼侍讀鄭僑等言奉詔令集議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祔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至

尊壽皇聖帝祔廟大期禮官乞遷宣祖而祔壽皇此本朝之定制乞照應
禮典施行無可議者 九月二十四日太常少卿曾三復言恭惟太祖皇
帝應天順人創平僭竊遂履夏建立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自古特起受
命之君功德之隆未有盛於此者則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給饗居東嚮
是為宗廟不祧之主也在仁宗嘉祐已經議議當時以追崇四廟世教未
遠姑虛東嚮之位至治平間世遠親盡自應上祧而熙寧大臣徒知泥古
執其偏見陰主異議遂推僖祖為始祖而欲替太祖之祀雖韓維等據經
有請終不能勝以至崇寧蔡京用事附會其說終遂前非不復顧卽遂使
開基創業混一區宇膺受天命如我太祖而至今未正東嚮有識之士每
為之浩嘆紹興初載國步方艱戎馬未定他不暇問而董舜王晉輩亦相
繼有請以為大恨則知禮文有所未正人心有所未安終不可以厯時變
久而遂忘其違誤也恭觀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嘗建言以世教論古
廟室過制乞上祧宣祖以合經旨已令從臣等集議則訂正百有餘年祀
禮之失蓋有待於今日矣乞檢會前後臣僚疏奏併行集議因祧祔之際
就正太祖東嚮之尊以成一王之制機會之不可失者詔令侍從臺諫禮
官集議聞奏既而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等言臣等考之嘉祐中已嘗建

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
末年僖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願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
臆決泰宗廟之大經當時名臣與夫紹興之初董斧王晉朱震等皆曾建
議淳熙初元趙鼎中盡集前後所論奏陳尤切一時已蒙采錄皆以偏詞
曲說沮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
非曰尊謚也今郊祀既已配天宗祀已配上帝而宗廟獨不得為始祖恰
然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
之序其何以示後世後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不因遺附之時此事誰敢
輕議況今日九廟既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乞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
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彼熙寧不經之論間
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貽黃言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其中三
昭三穆實為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制之制始立九廟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昭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壽
皇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凡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於義為
允人言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於禮典其年三月己酉祧
遷廟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僖祖以

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王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居則當並正明矣詔恭依 閏十月三日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太祖正位東嚮以太宗為配至于大行四昭四穆正合八世與太祖之廟而九協於古而宜於今但宗廟事重預合奏告祫室進遞廟及繕修所宜早正預定斷然施行俾有司知所遵守又集議所不及者遣主所藏之地在禮官令加審訂今僖順翼宣四祖為太祖之祖考恐不得藏于子孫之廟今順翼二祖藏于西夾室況古者異廟而藏于后稷之廟今太廟同堂異室而西夾室別自一室實藉太祖之在過祫嚮則於夾室之前設位以昭穆祭焉於古祖豈為不協乞併賜詳酌施行詔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限三日集議聞奏既而吏部尚書兼侍讀鄭獬等言臣等常准宋廟事重非可輕議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宣祖既祧之主宜有所歸欲用朱震之說藏于夾室則考之周制僖順翼宣之主不當藏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晉之說附于天興殿則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祫朝饗之儀不同欲用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之則人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裨末議恭惟本朝去

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於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定為一代之制按
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
廟百世不遷至禘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元王周祖后稷
其世數遠而違廟之主皆出太祖之後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
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
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禘至隋亦然唐以景皇
帝為太祖太祖而下皆不合食于禘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僖祖而止故用唐制建
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為宋太祖蓋吳始封於商稷
始封於周故商周皆尊為太祖唐自涼武昭王高而下至於高祖為八世
豈不能推高為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啓公父及已皆襲封于唐唐之建邦
啓土比之契稷故推為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如宣簡公在高祖時
為四室之尊洪農府居在太祖時為六室之尊然皆親盡則祧也太祖之
興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宗尊為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盡
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議僖祖為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
東嚮之位以至于今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

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遷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為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考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太王王季之主以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駕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不歿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為順今太祖居一室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也臣等以為宋宸藏夾室之議既不可用景靈宮祭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祧天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棄別廟以居之若疑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且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廟之儀惟祔于興聖為是至正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

主皆不合食令遇祫則即廟而饗於禮尤稱如廷朝以為允當乞下禮寺
條具儀制施行詔恭依 十一月二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指揮桃
遷僖祖皇帝宣祖皇帝將來哲文神武成孝皇帝神主祔廟殿宇依位序
遷于諸室內修置祔室告遷僖祖皇帝文懿皇后順祖皇帝惠明皇后翼
祖皇帝簡穆皇后宣祖皇帝昭憲皇后祔僖祖廟奉安僖順翼宣四室神
主且於齋廳權奉安俟修建僖祖廟畢日正行奉安將來遇祫則即廟而
饗詔恭依

宋會要 禮典

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戶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單夔言紹興祀令
文宣王州縣釋奠同為中祀軌道祀令文宣王州縣釋奠同為大祀所載
不同乞依紹興七年十月已降指揮春秋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在京為
大祀州縣仍舊為中祀從之 六年四月十八日知常德府李燾言本府
春秋釋奠凡所陳設多不依式乞下太常寺將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釋
奠文宣王行禮儀注及繪畫尊爵盞蓋制度圖本頒下從之 七年二月
十七日太常寺言已降指揮降州縣釋奠祭祀儀式今續參照大中祥符
間頒下州縣祭器止有散尊即與新儀不同其散尊乞行除去兼政和之
後其配位從祀神位陞降位數及封爵不同竊慮州縣塑繪不一乞依國
子監大成殿并兩廊從祀位數爵號姓名并尊器制度一就頒降從之
紹興三年八月十七日詔太常寺將州縣釋奠文宣王神位次序儀式改
正仍備至今未申明指揮行下臨安府錢板岡紹興製造禮器圖印行頒
降 先是莊僊言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饗西上王安
石已降從祀之例不曾明載指揮兗鄒二國公坐位從紹興指揮徒於先
聖之東南而皆西向北上州縣多不見此指揮往往差錯曾參合從唐通

典元封國作郊侯薛公冉雍費公閔頒從政和新儀圖為第一冉雍為第
二以正淳熙儀式之誤兩廊從祀政和新儀與淳熙祭祀儀式不同合依
唐通典所載以東西相對為次序泗水侯孔鯉政和新儀淳熙儀式不曾
該載今增入孔鯉合在沂水侯孔伋之上臨川伯王謩乞照中興禮書去
從祀畫像祭器樣式政和年中鑄考皆造三代器物銘與間以其樣制印
造頒付今州縣尚仍舊氏舊圖乞別行圖畫鑄板頒行釋奠時日州縣或
秋用下丁乞從政和新儀序例春秋皆用上丁日行事陳設條內着尊肆
犧尊肆著當作犧犧當作象新本雖已改正舊本尚仍並乞附載改正鑄
板既而禮院奏從所請故有是語